

# 友人妻

金滿成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友人之妻

金滿成著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6)

藏書圖記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3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版

3001—4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另加郵費三分

## 目 錄

1. 參考書.....1.....40
2. 一片革命聲.....41.....114
3. 友人之妻.....115.....134
4. 金的價格.....135.....196
5. 時裝競賽會.....197.....227

# 友人之妻

及其他

## 參 考 書

我的朋友春郎，着實是太可憐了。自己除了自己的生活應當負擔外，還要負擔三個人的生活：一個是他的妻子；一個是他的兒子，一個是他的女兒。

從南京失業以後，他一向便住在我的家的後面，吃飯同在一起。他的生活，便全靠他寫文章來維持。但他又不是小說家，可以胡謔出些故事來醫

錢；他是一個文學史家，作文章須要有實際的材料。

他太苦了！從清早天一亮就起床，（因為遲了孩子們起了床他便不能工作）但是翻書，“翻，翻，翻，不知翻到那一年！”正如他妻子所說。

“春郎，我看你太累了，休息一下罷！”我一天清早偶然起早有事去找他，便這樣說了。

“一點法子也沒有！書局裏錢已經先支了五十塊，是催着要稿子。

——寫了多少了？

——多少！才寫到唐朝；這兩天正寫李白。”他最高興我給他談到他的著作，他將以此成大名的著作。我於是接下說：

“研究李白是太艱難了。稍一不慎，便要弄出錯來！

——可不是麼！孟明。你想，手邊的參考書又少，又沒有錢買書。

——你要些甚麼書，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呢？

——你有的書，定然是我不要的。你只有廚川白村，法郎士，菊池寬，屠格涅夫，托爾斯太……得！頭都痛了，聽見你的書名！

——我也有古詩源！陶淵明集……”

春郎笑了。這些書選用你說，他自然有的是，雖然窮的話。他所欠缺的，是那大套的，貴的，難于購置的東西。我明知道我自己的所謂線裝書者，是少年到惹了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說笑的態度，但我莫名其妙地總想幫助他找參考書。我固執地說了：

“到底要些甚麼參考書呀？

——新唐書，舊唐書！你有麼？”

說完，他又笑了，因為覺得這一下把我問窮了。

“我沒有，不過我可以想法借到。

——真可以借到？



——可以。”口頭雖然強硬，胸中並無成竹。說完了話我才盡量的想我的朋友，大家都是一般窮人，誰還得起這動輒數十元的書呢？沉默了幾分鐘，我才想到了。我說：

“我有一個朋友，商務印書館辦事，商務印書館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東方圖書館麼？他可以替我借，我借來便轉借你。

——好極了。”他這時候信任我了。

天氣很冷，但爲了去借這部參考書，同時也想到書店編輯處去看看稿子。同時是想看看我這位朋友魏成的新婚夫人，我披上大衣出門去了。

巧得很，我的時間算得準；剛去，他便是出門到編輯所去辦事的時候。我一納頭碰見他：

‘好久不見了，魏成，你的新夫人呢？’

——她不在家，出門去了。

——那我便不再進去坐了。我有一件事同你商量。

——好，或們一面走着說。

——不大要緊的事。我想請你到東方圖書館  
給我借一部書。

——甚麼書呢？

——新唐書與舊唐書。

——你看這些書？

——是的，我近來忽然想看看中國的東西，我  
想編一點東西出來。”我不願說這書是替朋友借  
的，如此撒謊了。

“好，明天或者後天我給你送來。”

——用不着，我自己到你家取好了。

——你現在到那裏去？

——你不知道我現在一家書店作編輯麼？

——知道，但不是知道是那一家。

——新書店，編輯所就在書店主人的家裏，  
隔這裏不遠，明和里十九號。我現在想順便去  
去。

——我想去看看你的編輯處，但現在也來不及了。等我從編輯所回來，如果有空便去找你。

——說不定我走了。

——再見罷。

## 二

這一天編輯處來會我的朋友特別多。從下午我去時起，一直到五點鐘止，都不斷地是招待朋友。來便是講新書的問題，出版的問題，有時高興也旁及于戀愛的問題。

五點半了，我該回家吃晚飯了。正要出門，朋友魏成來了。

“今天借書真容易，立刻借來了。圖書館說舊唐書已經借出了。只有新唐書。這一部是中華書局的影印版，字稍小一點。

——不要緊。

——一共十六本。你拿得回去麼？

——可以，難得你替我送來。

——不是，這也是因為順路；而且想看你的編輯處。很好。你自己一個人在這裏辦事麼？

——完全一個人！我唱的是獨腳戲。招待，編輯，校對一切都是我。

——樓上？

——便住的是新書書店的主人王先生的家。這樓下的這間大屋，便是我一人獨自的辦公處。我去了以後，便把門隨便關上，也沒有鎖；好在很清靜，這裏也沒有人來。前一次我丟了十塊錢在桌上，第二天還在。

——你到我家裏去吃飯？

——不去了，天氣太冷，回家晚了，黃浦灘的風！……”

我的朋友魏成是一個有君子之風的今之古人，作事是十分細心，說話是異常慎重。他雖然與

我是朋友，但看我對於一切都含滿不在乎的態度，是表示相當的不滿的。然而他總也不肯有甚麼表示。他看見我的編輯處亂翻着，總懷疑我會把別人的稿子弄掉。

“我去了。”他說：“你出門回家以後，你這編輯處還是鎖一鎖才是……”

他去了，我想起來總覺得他有些小心得無理取鬧！一個窮書店的編輯處！一些亂稿子，一瓶墨水，一盒漿糊，一管破鋼筆。一些白紙。誰偷？那人除非有些神經病！而且，再說，樓上便住的是本書店的主人，外面還有一道鐵欄杆門，有人進來，娘姨腐子們總是會聽見的。

無理小心的窺成去了以後，我獨自稍稍理了一下稿子，便把新唐書夾在手中，就出了門。剛一出門，看見天有一些小雨，我折轉去想用張銀紙包一包這十六本大貨，免得對不起圖書館。包，始終因為太多太大的原故包不好，于是我想作為兩次

东，我放了八册在我的桌子抽屜裏，只包了八册回家。

“書給你借回來了，春郎！”我高興得喊了他。他走過來接書一看：

“才·本？”

——我放了八本在我的編輯處。明天或者後天一定帶回來。

——好。

### 三

第二天我去編輯處，抽屜裏的書出我意外地少了三本。我不能不跑上樓間了。

“王先生，

——甚麼書？孟先生？

——昨天我回家去時，一部新唐書只帶了八本回去，還放八本在抽屜裏，現在少了三本。

——少了三本？不會罷。孟先生仔細尋尋看。”

我下樓仔細尋了。這間屋子，雖然說是一個書店的編輯，但是東西却非常之少。只有一張寫字檯，一張吃飯桌，三四把圈椅，一把躺椅。除了我的寫字桌上有兩三本小說外，其他任何地方是不曾放過甚麼書或其他的物品。說到在這間屋子尋找東西，恐怕最容易不過了；只須五分鐘，你可以連壁爐的煙灶也可以看透了。

我找了又找，書始終是少三本。王老先生也下樓來找。看見他在我找過的那三個抽屜上用功夫，我遲緩地阻擋他：

“王先生，我找過了。”

這話自然無效，他還要再抽一逼，再看一逼，再在桌上翻一逼，彷彿這是奇蹟，可以因為找者之不司，而有發現與不發現的區別一樣。但是，他最後也說了：

“沒有。——這書容易買麼？”

買是容易，不過貴一點，買全套要七八十元；  
牠是二十四史中的一部，不單賣的。

——那麼，怎麼辦呢？

——王先生，你問問看，他們有人拿過麼？”

這句話提醒了他，他立刻上樓，我也隨着上樓。他扯廚子娘姨叫來問：

“你們看見樓下孟先生屋裏的書麼？”

實在說，他們斷不會拿這書。這書全套雖然貴，而三本能值多少錢；何況，十塊在桌上都不要的他們，這要說是他們拿去了，真是冤。我即忙說：

“不是你們；……昨天我去後，有人到過我的屋子麼？”

——沒有！有人來我們都是聽見的。”娘姨先回答。

因為這一問，於是十五歲的少爺，十七歲的小姐，王夫人，王夫人的姪兒，全圍過來了。王老先生指着他的小姐少爺問：



“你們拿過孟先生屋子裏的書麼？”

他們聽見父親這一問，莫名其妙地臉都嚇紅了；吃吃地答說：

“我……我們……從來……來沒有到過孟先生的屋子。”

王夫人說：

“孟先生書放在那裏？”

——寫字桌的抽屜裏；八本新唐書少了三本。”

王夫人聽了這話，帶着娘姨也下樓去了。大家都像瘋了一樣，在那絕對不能發現的原地方，如機械一樣再翻了一遍。我的心裏更格外難過起來。掉了三本書，讓尤家這樣驚惶，真是太過意不去了。

王老先生雖然經營着這新書的買賣，但自己却是一個舊禮教舊思想之下的好人。他治家非常嚴謹，不道德的行為，斷乎不會在他家裏產生。他是一個潔身自好者，他不讓他的名譽有所損污，與

時髦女子不嫌她的白印度綢上衣有所損污一樣的固執。若是說書真在他家裏丟掉了，他寧肯犧牲八十元買一部賠你，也不肯讓你向別人說：“我的三本新唐書，在王爺家掉了”的。他誠實地說了：

“孟先生該不是記忘了，昨天多拿三本回家麼？”

——的確沒有記錯。昨天我回家時，因為下雨，我只拿了一半，八本，剩了八本在這裏……”

我還沒有說完這話，我看他臉上實在有一種不滿意我的表情；彷彿是我有意誣賴他一樣。他甚且略有些不自然的說：

“書在我家裏掉的，我當然該負責；我這裏拿八十元買去好了。”

諸君；雖然窮，這樣的錢我能接受麼？嚇得我昧着自己的良心說：

“的確，說不定也記錯了；我回家找找罷；”

我沒有記錯，書實在是掉在那裏的，只是這儉

者的目的根本都想不出來，至于這偷者是誰，是怎樣的因人更難說了。第二天，當其王先生再問我書找到了沒有的時候，我爲成全他的名譽心起見，我只好再昧良心說：“已經找着了，是我記錯了。”此乃後話。

#### 四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這書掉了三本的事，自然第一先告訴了渴望此書的春郎。他除了失望而外，他說：

“我說你這人浪漫，太疎忽了。我相信那書一定還在抽屜裏，是你慌慌張張地想回家得急，啊，回鍋肉等着你在，你沒有看清楚就走了。

——告訴你，那個小小的屋子中，連壁爐的煙囪也尋到了；實在丟了。

——那麼，定是他家的人偷去了無疑。

——不會！

——“怎麼不會。”一向主張人類是醜惡的春郎，始終相信這書是王老先生家裏那一位偷了。我于是不得已把下午演的那一幕，一一地由我口中鉸出來；自然，王老先生的行為思想，和他家中上下人等的公德私德的種種好觀念全說了。我清清楚楚地覺得他們不會偷，我感到春郎那種不相信的口吻，是直接使我難堪，間接對不起好人。

“那麼，是門外來的人偷了。

——我想也不會。你想，誰偷這三本書呢？是小偷進了門？那麼何不八本一下偷去？是來找我的朋友順手牽羊？我的朋友中對新唐書有用的，恐怕只..你一個……

——那麼，我去偷了，哈哈！

——不要說笑，我把住址開你，叫你去那編輯處恐怕還找不到呢！你想，這樣的書，又不比小說，又不比小孩子愛看的圖畫書，古線裝書，樣子

一點也不美，看外表誰要！誰偷！三本能值多少錢？你想，二十四史全套才值八十元！”

說了一陣，彼此都發現不了這失去此書的根本原因。春郎，把這剩餘的十三本，前後大致看了一下，恰恰掉的是關於李白的傳的一本。這實在很使他失望，他沉默了一陣忽然又對我說：

“我想起了！我想起了！”

——甚麼？

——一定是圖書館拿出來的時候便是不全的。

——不會 你想東方圖書館這樣大的圖書館，那有這種事 況且，那些都不認：根本那天我數得清清楚楚，是十六本……

不是你那位朋友魏成在路上弄丟了麼？”

春郎的一個不信任的人，對甚麼人都懷疑 他會作惡事。他相信是魏成丟了來告我；我于是再三替魏成解釋，我對於春郎這種固執的不信，非常

難堪。我的良心不允許我冤枉魏成，我只有再找唇舌替他辯護，我說他是一個行為恭敬曾滌生的人，作甚麼事都十分有條理，真所謂“今之古人”。斷不會說在圖書館拿出時少了三本他還不發現的。“而且，”我加上說：“他把書交我的時候，還告訴我還是十六本；而且，那天，他還勸我進出要鎖門呢。”

始終不肯屈服于我的說明的春郎，最後他諷刺着說：

“人來偷是不可能，王老先生是治家有道，拿你的書又不可能；東方大圖書館少發得出門是又不可能；魏成先生是今之古人，騙人也不可能，那麼，你的書在那裏去了？……”

“實在我也莫明其妙！”我說。

“我想一定是因為你路上把書失掉了，故意在這裏騙人罷！”

這句話，本來是朋友式的半玩笑，然而我當時是覺到受凌辱了。我覺得一個認識幾年的朋友，對

于我的話如此不信任，想方設計地來反駁我，來證明我是一個說說話的人物，甚至于來證明我有神經錯亂病。我于是說：

“這事你想我用得着騙誰？書是我負責去借的；怎樣丟了，責任也總在我是不是？”

這幾句話大概使春郎覺到難堪了罷？所以他一下紅着臉說：

“說責任，我也該負一半呢！因為是我要參考書，並不是你要；你無非負的是介紹人的責任……”

他改了他素來的玩笑的口吻，而認了真的同我談到法律問題了。並且，以他的思想而論，似乎他有真以我是誣賴他的觀念；因為他是相信凡是人類都是沒有好心腸的。我覺得這問題再要討論下去，我們甚且要先吵架而後打架，我于是裝着不自然的微笑，還是只好昧着良心說：

“說不定是我記錯了，也許書還在我的櫃箱處

呢！”

說完這話，我內心裏差不多苦得流出眼淚來了。

## 五

在最初，我也計劃過，這事暫時不向魏成說，也不必再向其他的人說，對於書店主人王老先生呢，自然不必再提起；對春郎呢，就說是圖書原來的書便欠三本，使他安心我沒有想詭賴他甚麼好了。我該靜心地前前後後地想想，這書的遺失的可能性到底是怎樣情形；或者想着了這情形，照這情形偵探去。也許會發現那三本書。發現了那三本書，用三元的重價未必買不到手罷？買到手，再拿去還魏成，他還信息也不知道！如果現在向他說了，一則是無補于事，再則說不定又會和書店主人王老先生，一樣和我的朋友春郎文學史家一樣，再



不信任我，說我在那裏撒謊騙人，多麼不對呀！

我決計不說，我潛心苦悶着天天留心這件事。甚麼蹤跡呢？甚麼也沒有。我會整整的兩天去坐在編輯處，有時甚且是裝着出門而偷偷的折轉來。但是果然，沒有一次廚子或者嬢姨不看見的！果然是他們只要一聽見門響便會跑來看看的。我那坐在編輯處便一聲不想，屢次出門又折轉來的態度，差不多使嬢姨和廚子都發笑了。

好幾天，可以說過去了一個星期，甚麼消息也沒有。有時嬢姨給我送茶來，我便以為她會向我說：“先生，前幾天你不是丟了幾本書麼？現在找着了……”然而不，她把茶放下又走了。我的失望一天一天地大起來。這精神上的苦悶，朋友的不信任，失容情形的不可思議，還未必能使我怎樣達觀不下去。最難過的是實際人生問題。我每月五十元的薪水，甚麼房租啦，煤油啦，米啦，鹽啦，……簡直支配不過來，常常要在半夜寫一些拉雜成的

小說去買得三塊五塊，才相當地有點辦法，換句話說，才不至于餓死。現在如果要拿出八十元來買一部二十四史，不但說會把我餓死，恐怕連我自己甘願餓死也不可能罷。書局的薪水是十塊二十塊的支取，二月份的薪水，還不到二月一號早就支完了，怎麼辦呢？

掉了的書是決定掉了，毫無再發現的希望。春郎是爲了發現不了關於李白材料，那剩餘的十本早退還我了。在我的書架上，我天天看見心便痛苦，也罷！我到底不應當自己苦悶，我該當還是去同魏成商量。因爲他既然在商務印書館辦事，說不定有特別的辦法，或者他知道上海甚麼地方可以買舊書，去買一部來配置，價錢也許不會過十元，那還是我的力之所及，雖然于生活上苦一點。

我決計去，把甚麼事情告訴他，這事早或晚是不能哄人的。

我去了。他不在家，被人請了去赴宴會；他的

新婦夫人招待着我，我自己把我自己介紹過後，我繼續說：

“前幾天請魏成在圖書館給我借了一部書，現在弄失了三本；魏成回來請你告訴他一聲看看想甚麼法子。請他到圖書館去問問，賠償的條件上，有沒有優待的辦法。這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他不買單部，請他問問，用商務印書館同業的名義，買不買得出一部單部來。……”

這一段話，在說時我看他夫人的表情，似乎是完全聽懂了的樣子；然而我一出門，直覺地又感到自己說話，過于小說化，把詞語用得太簡單，太沒有迴復！這樣，別人即使聽懂，也一定會忘的。不過，這又有甚麼關係呢？明天我再來找魏成，不是甚麼事情也都會說明白麼？

然而不，果然我的話被魏成誤會了；第二天，在我正預備起身去找他的下午四點半鐘，他的信到了：

“孟明：

“昨夜從友人處歸來，聽見芬說，新唐書你丟了三本，希望你各處找一找。因為這書是二十四史中之一部，缺了三本，則全書便成了廢紙，圖書館一定不肯接收，且于我在館中名譽信用，將來有很大影響……”

這自然是誤會了我。我並不是希望他便將這殘書去還圖書館。我是想問問所謂“賠償條例”。因為我想，借書而遺失，總是可能的；圖書館對於這事，一定會有相當的辦法；而且這辦法，我相信是以優待為原則的：因為借書看的大都是窮人，如果圖書館不便利窮人，那何至于設圖書館？……只是魏成的信中，對這事毫不提起；而且對於用同業名義，到中華書局去單購一部的辦法，也一字不提！

這是爲甚麼呢？

須要解釋！我看完信還是照原定計劃出門去找魏成。我到了他的家，我找着他。他臉上有一種冷靜的表情。他首先問我：

“新唐書丟了三本是麼？”

——是的。

——怎麼會丟的呢？

——“火燒了！”我想到把實在情形向他說一遍，不但說起來麻煩，而且他一定不信任我的話，一定要以爲我是夾了書同着愛人到電影場，把書弄失了，故意說是在書店失的：

因爲他以爲我的生活，向來就是這樣的：同愛人到遊藝場把皮包，稿子，甚麼都失掉過，不過這一次的確不是那情形，但他會信麼？我昧着良心說火燒了，到是痛快。然而其實不痛快。他是學曾滌生那樣的細心人，他也許立刻看出我的虛假，他反問說：

‘怎麼樣燒的呢！

——天氣不是很冷麼？我在火盆上烤着火看書，一下掉了三本在火盆裏……”我簡直扯開謊了。

“不會有這樣的事！”他笑了。“火盆上的火，那裏一下燒三本書！

——不信由你，燒起來了呢！

——你不曾教？

——教了的。

——書一點剩餘也沒有？

——有是有的，只是字跡都污了，有一本是燒完了；有兩本燒缺了一大角，所以不能看了。

不要緊，你把燒剩的也拿來。我拿去便可以對付圖書館了！說火燒，有甚麼辦法！

——不用，賠圖書館好了。只是說實話，你知道我的生活情形，買全部二十四史買不起；希望你去問問圖書館，對於這賠償的條例，是如何辦法；

可不可以優待一點。

——討厭極了。書失了，照例是全賠！總之，你還把那燒剩的全拿來，錢比較好辦一點。”

我這一次的談話，真弄得我自己沒有辦法了。這真所謂“弄巧反拙”。到最後，不得已，我還把實情完全說出來；他是照別人一樣，並沒有例外的不信任我。

末了我說：

“賠是一定賠人。只是這樣：希望你在圖書館方面把這借書的日期先延長一下，我慢慢地借錢買書還他……”

——借錢買書到是後事，你還是慢慢地再找找好了；你是浪漫的，也許你放失迷了地方。他還叫我這樣作！

我告辭了魏成出門的時候，我心裏到忽然變苦悶而為痛快了。因為這一次我下了決心，決計不再想其他的辦法。甚麼偵探失書情形呀，甚麼各番

書店奔跑以圖配製呀，甚麼圖書館優待人家呀，甚麼同業團買單部呀，……那都是無用的希望。我現在決計設法努力省出捌十元來買這部大書；說不定將來有兒子可以讀讀賠了人三本後所剩的東西。

在路上，我便計劃這如何省錢的方法。我想把娘姨開消了自己作飯，每月可以省七元，反正春郎他們也早不高興同我在一起吃飯了。還有，冬天快要完了，我身上穿的還是破棉袍；本來預備作一件夾衣，現在也想暫時不作可以省十塊錢的樣子。此外，把這不幸運的遭遇向朋友述說，大家雖然都窮，拉借二十元也總不至於沒有希望。書店方面，不得已是要無恥地向他要三月份的薪水了。這一切種種，種種一切，雖然原則上總是使自己的生活越來越窮，但暫時又只好這樣對付，不幸的人，有甚麼法子呢？



## 七

我所有的計劃，差不多定全不會實現。晚上，剛把這辭退娘姨想分開伙食的意思稍稍暗示了一點給春郎夫婦，春郎倒是高興，而他的夫人便萬分爲難的樣子。因爲開伙食的麻煩手續一向是我管的，我要脫關係，這重担勢必放在春郎夫人身上：她有兩個孩子，她再不能擔任別的工作了。

至于第二步，甚麼衣服不縫呀，書局先支薪水呀等，也是一件也沒有辦到。原因說來太複雜，不說大家也可以想像這其中的曲折的。

以下是爲了那新唐書的事始終悶着；而且正在這悶的當兒，魏成來了一封快信。不消說是催問書的事件。你想，在本埠寫快信，這故意誇大事情的急迫的心理，使我非常痛苦。我覺得他真太對不起我。你看他信中你些甚麼：

“……圖書館因為新編號目，催問此書甚急，希即還來……”

並且我個人今後的信用……”

我心裏起了萬分的懷疑了。記得去年，魏成未結婚以前，我也常在他住處玩耍。他的書架上的書，十分之六七是圖書館，借期大概總在一年以上了罷，因為那些書上都上了厚塵了。何以獨獨我的新唐書一失掉以後，圖書館突然要新編號目呢？自己又確曾知道東方圖書館是始終實行王雲五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一部書該列為何號，簡直是一定的，沒有甚麼新編與舊編之別。況且以偌大的圖書館，早經有系統的組織；如果世界的圖書館學沒有空前的新發明的話，那重新編目的事簡直是不可能；因為要重編目一次，起碼要停半年以上的工作；談何容易！

魏成明明在騙我。

不過，他在信中二次地說明他自己的信用，道

我不推不怪他，反而非常原諒他。因為他也是窮人，自己買不起書的窮人。假如萬一因了我這一次的丟書，而使他在圖書館中借不出書，那麼，朋友間的感情事小，而他的學問的前途事大。他爲了他的學問，這樣催我，總是可以原諒的，何況想來事情到底是自己的錯。

接到這信後，我真悶上又加一層急了“出去碰運氣罷！”我內心裏常常喜歡法國詩人拉風特倫(LaFontaine)這句詩，我一面出了門，一面如此希望着。說來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何時受了黃志的影響，我總不肯絕對的失望。

我出了門以後走了好久才想起我所要去的地方；幾個朋友辦着一個討論國家大事的刊物；一向我不願意在這刊物上投稿；但目前是爲了生活的逼迫，管他的，也去看看情形罷。

“好久不見你了。”甲朋友說。

“好久了！”我回答了一句。

“有甚麼好消息報告我們麼？”乙朋友說。

“沒有甚麼好消息，近來遇見一件最倒霉的事，過幾天想把牠寫成小說在你們刊物發表。”我說。

“歡迎極了。不過，我們現在正悶得很，你且先把這小說的內容說來聽聽。”丙朋友的聲音。

“也好。”

我往下說了。因為我覺得我找到了同情的地方了：一向對於那部參攷書的事，我向他說的都是局中人，所以太容易誤會我。現在，我用了小說式的敘事法，向第三者說出來，我這內心的苦悶，想來可以不致再受壓迫了。我于是高興地說，從怎樣發動去借書起說到各方面都誤會我止。我根本無罪。我說起來是更顯得無罪的樣子。末了，我加上說：

“所以有人說人與人間充滿了的是誤會。  
你看這件小事，弄得來沒有一方面了解我！而且實

際上出錢賠書還是我，我還不敢說出來；例如向春郎和王老先生，我就不敢說出來那書是真掉了！唉……

——不用說他們那些當事人會誤解你，就是我們也不會了解你！”甲朋友立刻下了哀的美敦說。

“爲甚麼呢？”

——爲甚麼？北平一句俗話，你這樣倒楣是你“活該”。你自己作的事是該倒楣！你想，你自己沒有書借人也就罷了，爲甚麼要“乞諸其隣而與之”呢？乞諸其隣而與之，已經犯了古訓了，何況你還是乞諸其鄰之鄰啊！你想，春郎借書你沒有。你向魏成借，魏成還沒有，還得向圖書館借。圖書館借出來給魏成，魏成給你，你給春郎，這夠多麼麻煩！……

——不，”乙朋友還沒有說完，甲朋友接過來這樣說：“阿孟的毛病，是過于沽名釣譽。對甚麼人

都想過于要好，結果好不成要對，壞到弄在自己頭上了。殊不知人類是帶着種種劣根性生成的，你越和他要好，他反而越是誤會你，甚至輕視你。對愛人，對朋友，對不相識者全是一樣！洋車夫拉到你加一角半角，你迎面給兩個耳光，他一點話也沒有說的，如果你用好心，加他一個兩個銅板，那麼，好，完了，他會拉着你的衣服不放你走了。

——實在的，你不可同人類過于要好。你毫不費力便可以幫助別人的時候，你不妨幫助幫助他，但你如果覺得要費力才能幫助旁人的話，你不妨裝着你絕對辦不到的樣子。自然，你是學文學的人，說你沽名釣譽，也真未免對不起你；但說你這人過于優，那的確是可以的。

——不用說這問題罷；“我的確不能忍耐了。  
“認真說，你們的刊物要不要小說稿子？

——要是要，可是危險一點。

——怎麼說，這話？

——這話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刊物，這一期已經被扣留了，下一期能不能出版是問題。總之，你把稿子拿來看看也開心。”

算了罷，算了罷，我心裏這樣想，我一面就告辭出了門。

我在馬路上是難以言說的苦悶。

## 八

爲了那部新唐書問題。簡直弄得我給瘋了一樣不能安定。魏成來的第三封信雖然取消了快信的形式，但詞句之間，有使我非常難堪的地方。他說：“……實在沒有辦法，殘書也還來罷……”我能把殘書拿去還他麼？我能夠這樣作麼？這一來，差不多使我見他的面都沒有勇氣了。每次去書店的編輯處，我都怕在路上偶然見着他。我眼光四射地各處偵察，如果遠遠望見他可以躲避還來不及。

還好，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他，他也不知爲甚麼總取寫信的形式，沒有來我住處或編輯處找過我。

我實在悶得沒有法子，我坐了一程短途的火車，到吳淞我愛人住的學校去。我想找着她，我說不定要在她懷中哭也未可知。我去了，可是她不在，說是到楊樹浦滬江大學去找朋友去了。我給她留了一張條子。“……歸來務必到我裏去一趟；我這幾天遇到一件最不幸的事，苦悶得很，想同你談談啊，朋友，除了你以外，誰能安慰我？我明知你的功課很忙，但是原諒我……”

我坐火車回上海的那幾十分鐘，再也不能用筆墨形容了。

還好，我回家休息了一會，剛想在床上躺躺，我的愛人，她，來了。她是我離開吳淞不到二十分就回了學校的。她看見我的條子，她坐第二次的火車就來了，前後相差才一點半鐘。

“甚麼事那樣悶呀？”起初她十分溫柔的說。



不消說，那討厭的故事我又源源本地開始說將起來。還不會說到痛快處，即是說還不會說到我發覺人類是充滿誤會的理論那一節，她突然生氣了。這真是晴天霹靂，誰也想不到的結果。如把她在這種情形之下生氣的理由，作為懸賞請人來猜，我相信一百人中中標的不會有一個罷。真是想不到她為甚麼生氣；假如不聽她說的話的話。她說：

“阿孟，你對別人為甚麼那樣要好呢？對我為甚麼那樣冷淡呢？我在吳淞給你寫信來請你買一瓶美人霜，你許久也沒有買。”

——接到信的時候，實在連車錢都沒有；過幾天不知怎的便忘了。並且這事已經過了好久了，何必重提呢？

——別人的事你怎麼會不忘呢？

——不過這一件事是沒有忘，因此惹出大不幸；其實別的朋友託我辦的事，忘了的也不在少數。

呢！你想我的性情的確是有些疎懶的。

——疎懶，好嗎！”

她的確是生氣了，不可挽回地生氣了。她一暈靠在椅子上甚麼話也不說。這種態度，使我異常難堪；我爲了請過來安慰，倒使我反因她而越見不得安慰。我想到這些，自己雖然是男性，不知不覺地和女孩子一樣地哭了。

自然，使對方非常難堪的事。恐怕除了哭而外，別無他法罷。她難堪了。她說：

“你爲甚麼這樣，阿孟，你不滿意我，你可以說呀！”

——……

——你說呀！”

我仍然不說話，雖然暫時是停止了哭。她看見我不哭，她又不說話了，還是那樣冷淡的面孔。

“你不理我了，是不是？”我說。

“如果不理你，你要怎樣呢？”她說。

“我有甚麼辦法，好，請了，再見！”

我一逕下樓出了門，她也不叫我一聲，也不看我一眼，她就那樣忍心地讓我走了。在當時，在下樓的那一剎那，自己是有非常的勇氣想自殺；結果，一到馬路上，又覺得除了徬徨而外，死似乎到底是不敢。這時候天是快要黑了，我車也不坐，我一直跑：黃浦灘，白渡橋，差不多跑了許多我不認識的街道。轉來轉去，原來還在北四川路附近。這時候我的身體很疲倦，氣也平了許多；想起剛才同愛人演的那幕，實在是一種滑稽劇；算了罷，還是坐車回去，說不定她還在等我呢！女性表面上雖然強硬，內心裏總是還貧弱的，我這樣跑了，她一定也很難過；我何必叫她多難過呢？

我穿出了小街，已經望見北四川路的電車了；忽然一家舊書店，陳在我的眼前。進去一看，書店主人正在清理亂書，剛收買來的亂書；我立在一旁

看了他清理。出我意外，我忽然發現有東方圖書館印章的那三本新唐書赫然也在這裏面，一本的封面是撕破了；兩本是完全揉爛了；前後相隔不過十多天罷，那書已經舊了。

這真似乎是一件神祕的事，我的驚喜自不待言，我首先就急急問道：

‘這是從那裏來的？’

——你看這一大捆！”書店主人指着一大捆破紙破書向我說，這是一個小別三拿來賣的；一定是拉拔堆裏找出來的東西呀！這樣的東西，天天都有。

——這三本賣給我，多少錢。

——先生隨便把點錢好了，幾本破東西。

——兩毛錢如何？

——可以。”書店主人似乎不在謀利的樣子

..... ..  
啊，書店主人啊！幾本破東西？我爲牠受了這

許久的痛苦，遺了一切人的誤會！幾本破東西！我同我的愛人生了氣也爲牠，我幾乎自殺了還爲牠呢！

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原因是小到不可思議，結果是大到無法無天的。

我把那三本書買到手以後，我急于回家見愛人；我恨不得有錢坐汽車。我等電車等得我難受極了。

到了家，果然愛人是半點鐘以前走了，據娘姨的報告。她去了也好，我還要去看書。我把這十六本書包好就到魏成那裏去。“先生，就吃飯了，吃過再去！”娘姨的招呼我也不顧了。

我把一切人誤會我的事完全忘了，我異常高興地見着魏成就說：

“呀，那三本書也找着了。

——是不是呢，我說，你這人太疎忽，我早知道一定是你放失迷了地方了。”

# 一片革命聲

## 第一章 女性的家庭革命

“唉，阿紅，阿紅？甚麼事這樣慌張？”

——“嚟呀，老爺不好了！”

——“甚麼事呀？”

——“小姐瘋了！”

——“怎麼樣？唉？怎麼樣？”

——小姐！小……姐，眠春小……姐瘋了……

——說呀！我想小姐到沒有瘋，丫頭到先瘋了！你告訴我，小姐到底怎麼樣？昨天晚上不是還好好地麼？她還很高興地同我們吃月餅，看月華，說月亮的故事；怎麼會今早就瘋了呢？惟女子與小人……啊；怎麼樣了？

——告訴你，老爺；小姐把妝台上的鏡子，茶盃，胭脂粉盒，筆架，花瓶，床上的被蓋，臥單，甚麼一切，一切甚麼都弄壞了！還有一件事，我不敢告訴老爺……

——甚麼事呀？說呀！

——她……她……她把老爺和太太合照的那張相片也撕破了。

——真這樣？

——真這樣；還有呢；還……

——甚麼，你這小混蛋！

——老爺！她還把襪子也脫了，上衣也撕掉

了；只穿一件薄薄的內衣；老爺：天氣是中秋，涼壞了也不是好玩的！媽還說“我要甚麼甚麼一切！”我聽不懂！只是有兩個字因為近來常聽見人說，所以很懂！小姐說“打倒……我要……革命！”

——瘋了，瘋了：這孩子真瘋了；想不到！阿紅，快去把太太請來，我們同上樓去看看啊！”

眠春小姐的父親，原是土豪劣紳；然而這樣人類；每有舊式的腦筋！他一面作着壞事，他一面却畏着神靈！他以為女兒瘋了，便是他惡貫滿盈；便是他到頭報應，怨還怨界果因因。於是他相當的着急；急忙忙上了樓去年紀大五十有三到底嚙不過氣！

眠春小姐的母親，生平的一個好人，聽見說女兒瘋了，眼淚是直如雨傾！顛巍巍手扶竹杖，輕移步到了中庭；紗窗外秋雨細細，兩廊下鴉語無聲。真果是梧桐葉落人易老，桂子香飄愁翻新！十年來學佛。——早上有事，也使得五十歲老人心不定！



他們三人，慢步進了小姐的房門；小姐却早知情，乃發了以下的議論：

“你們都以爲我是瘋了罷？阿紅這小丫頭一定告訴你們說是我瘋了。哈哈！哈哈！我瘋了！我真瘋了！我敢所有的革命者，最初總和我一樣不幸的，被人看作瘋子的。啊，已死的先烈啊！革命之元勳啊！你們是和我同一命運的！我現在才了解一個真革命者所受的痛苦了！

——限春，我的小女兒，看你說話似乎也還很清楚，但看你的行爲，到底是會以爲是瘋了才對……

——真的，革命非親身實行不能知道其中的究竟，現在越更明白了。當然：我說的話很清楚，便等於革命的理論總是很容易被人了解的。然而革命的行爲，類似我剛才的行爲，便不輕易使人了解了，自然，這初一看是使人非常詫異的：怎麼好好的東西要把他毀壞呢？這就等于復辟黨說：

“怎麼好好的皇帝要把他推翻呢？”啊！所有的革命，大至于社會革命，小至于家庭革命，理論與事實都完全一樣呀！人人都了解革命，小至于拉車的也了解革命；但大家對於革命不了解的地方便是這“破壞”二字；據說，上海李公祠內李鴻章的銅像打倒了，還有一部分人說：“作一個銅像多不容易！好好的打倒牠作甚麼？”我雖不曾到過上海……爸爸，媽媽，阿紅是不用說，大概不了解我說這所有的東西都弄壞了的原故罷？啊！明白人只說一句話：“我要革命！”

——南無阿彌陀佛！

——我且問你，你革甚麼命？現在革命已經成功了，你還革命“革命勢力底下的革命，便是反革命！”你懂這高深的學理麼？惟女子與小人……

——哈哈！革命成功了，是政治革命成功了；至於我之所謂革命……

——至於你之所謂革命？

——是家庭革命！與政治革命完全是兩件事！

——這是聞所未聞！

——這要叫你見所未見呢！

——請教！甚麼叫作家庭革命。

——“一個兒子或女兒，想脫離家庭的一切束縛，想自己出外去謀自由自在的生活，這行為，便是家庭革命”。家庭革命的兩大障礙物，便是所謂“父親”與“母親”。所以，爲要實行家庭革命，便非先打倒父親母親不可。“打倒父親，打倒母親！”

——呀！南無阿彌陀佛！女兒，聽你媽媽的話，看冷着，多穿一件衣服！

——爲要打倒父親母親，所以先該將他們所錫我的一切毀壞，作一種表示！

——總之，眠春，我們好好地說……！

——爸爸，我先問你一句不關本題的話。爸爸，今天爲甚麼這樣和平？平常不是很兇麼？一提出打倒便嚇得成這個樣子！爲甚麼不把平常對我的態

度拿出來呢？擺擺父親的架子也未嘗不可能？百忙中我要講笑話：人性真是和驢子的性是一樣：越打越好的。好了，你說，爸爸！啊！那革命先覺告訴我們的方法是對的。“你不要看皇帝那樣厲害，是空架子！不要怕，只要你一提出打倒，他便倒了！……啊，爸爸，你說。

——總之，眠春，我們好好地說：你的具體的要求是甚麼？你說出來！

——簡單得很：我不要這家庭了！我要單獨地離開這家庭。

——呀！南無阿彌陀佛！聽你媽的話，看冷着，多穿一件衣服！南無阿彌陀佛！南無……

——我不曉得你是受了甚麼人的指使才這樣想！你不要想出外去……出外去沒有好處給你的。老子在外邊奔跑二十多年，南北二京，上海廣州也都走過：只差沒有到過外國。我真不曉得你何以忽然會想到走這一條路！劉氏，你說是麼？我們的女

兒一向很馴的，怎麼今天突然變了。別年給你訂婚的時候，你不是也不會說甚麼嗎？現在忽然變了，忽然變了！

——南無阿彌陀佛！阿紅，你把小姐這屋子收拾一下；快去找一件厚點的衣服來給小姐披上。女兒，聽你媽媽的話，看冷着，不是好玩的。

——爸爸，你以為我一向甘心受壓迫，現在忽然變了的這事為可怪麼？告訴你一點也不奇怪！滿清皇帝不一向以他的百姓是不話說？辛亥八月十九那一天才給他個利害！而且，不講理論罷！事實上是這樣的，告訴你們也滿不在乎：我下了要革命的決心已經是好久好久了。一向不會發動的原故，就是研究還不曾週到。你們以為一個足不出門的我，就不會了解革命麼！一樣是了解的。我也有我的革命宣傳品呀！不信麼？不妨看看！”

說完這話的眼春，隨手開了她的箱子，取出了許多信件和一些小小的冊子。盡請的是家庭革

命，尤其鼓吹的是女子。那宣傳品有不可思議的神妙，說的是最膽大的言語，牠叫人要隻身革命，不必用甚麼團體。成功不在別人，完全在你自己。還有一本冊子，是把父親的弱點儘量描寫；牠說父親是銀樣蠟槍頭，一打便完結了！

母親看見這些冊子，也不免長伸舌頭，於是她還說道：

“南！阿彌陀佛！南……”

正在這難以分解的常見，姨太太忽然來了！她今天不曾睡穩，算是意外地起早。她穿一件芙蓉色的內衣，一件淡青色的短襖；她進了小姐的房門，差不多生了氣了：

“你們鬧些甚麼？”

——巧姊兒，你說，她要革命呀！

——甚麼事呢，哥哥，她要甚麼呢？

——爸爸，你看得，這成甚麼樣子！這家庭！這家是人住的地方？你的姨太太！當着母親作出這樣

下流的樣子！

——下流，下流？你的爸爸跪着把我請來的呢！那時候想討我的人多得很，是你爸爸非要我不可；拚死拚活的要我！……

——我的爸爸根本不是人！

——南無陀彌陀佛！

——真氣死老子了！你你！眼春，你罵你的父親！你……你……你給老子滾出去，老子不要你這樣的女兒了！

——聽見沒有，眼春，滾出去！……哥哥，下樓去了，不要同她說；你今天早上起得這樣早……下樓去罷！

——不走，非要她立刻滾出去不可！

——爸爸，現在你不平心靜氣，到是該我來平心靜氣地說話了。第一層，你要我滾出去，老實說你已經中了我的計了；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滾出去，離開你這家庭。如果你不要我走的時候，我到

單只想“滾出去”就夠了！現在你的要求是要我滾出去，那麼，我倒反以不肯立刻就滾出去來要挾要挾了！

——你的意思要這樣呢？

——我的意思要……要離開這無聊的家庭；但是要條件的離開：不消說是“錢的問題”：……

——錢？錢是老子一人找來，用血汗賺來的……

——好得意呀！血呀！汗呀！好不害羞便說出口來！祖父沒有遺產給你是不是？那遺產不是吃鴉片烟，吃花酒，如何會弄得來精光呢？把祖父的遺產弄完之後，你才過着流氓的生活；不兩年前，革命了，你便借着這招牌到處騙錢。你就助別人成立一個商民協會，你便拿人一千多；連一個剃頭工會成立，你都要弄一二百！前幾個月，你作了代表，代表我們這一縣上省去請願，請撥消駐軍，你的代表公費便是二千多，在省城還到有錢的同鄉



處去罵人。說是不給錢你便不作這代表；那麼軍隊永遠會騷擾這一縣。好了，你的話說得對了；大家的大洋錢送上門了；你回家便把這下流的婦人弄回來，叫母親終日受苦！總計你的行為，正是現在所謂“土豪劣紳”。你便便是土豪劣紳的代表，你便是土豪劣紳的模範人物；誰不知道土豪劣紳是甚麼樣子，一看你就知道了。

——老子作着革命的工作……

——單僅說你是土豪劣紳，其罪還小；若果你是作着革命的土豪劣紳，你的罪更大。你污辱了神聖的革命二字，你是革命中的大罪人！

——小姐，披上這一件衣服罷？看冷着，外面的雨是越下越大了，你聽太太的話！”小阿紅這樣說了。

果然是秋雨綿綿，越下越不能停止；家庭革命的眠春，也覺得冷浸了自己；然而爲了自尊，爲了虛榮，爲了表現毅力，爲了不示弱於人；眠春是終

於不肯穿衣的。於是急壞了母親：

“阿紅，你請老爺姨太太都出去罷，甚麼事，南無阿彌陀佛，等一會再說罷！”

丫頭，父親，姨太太，聽了夫人的吩咐：果然全都下了樓，只留那母女樓上哭！

“女兒，你爲甚麼會想到要離開家呢？……把這件衣服穿上！看冷着。”

——媽，你不要管我的。

——我問你，出去有甚麼好處？再過兩月，你就可以到李家去了！那邊又有錢，子弟又漂亮！

——媽，你不要提起！正是因爲過兩月要結婚，我才想出家呢！有錢，漂亮！就是這兩句話不知害了多少女子！那樣蠢，那樣沒有學問的男子拿來作甚麼？給我作丈夫，未免笑話；給我作聽差，又過意不去！啊！死也不嫁他！替死也不嫁他！媽，你不要再說了！

——女兒，你想想，……

——我想過了，總之，我不能愛他！我絕對不能愛他！

——女兒，你總之你知世故！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同他只要住過一夜之後，你就會愛他了！南無阿彌陀佛。

——媽，南無阿彌陀佛！虧了你在學佛，說出這樣的話來。甚麼叫“一夜夫妻”？甚麼叫“住過一夜”？你把你自己的女兒當成甚麼？怎麼會說出這樣污辱人的話來！我根本不愛怎麼會同他住一夜呢？你的女兒又不是……

——南無阿彌陀佛！你要替你父親的名譽想想呀！你如果這樣跑出去，人家一定要罵他‘養女不教’呀！

——越有人罵他，越是我的成功；總之，媽媽，我決心了！我不能出門，我便是——死……”

母親哭了，女兒也哭了；窗外的雨點，似乎也為她們而下成淚珠了。……

\*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唉，這兩句話呢，唉，古人實在說得不錯。嗟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未有行善而惡報，亦未有行惡而善報者也！唉，古人一理！你們聽見了沒有？剛才柳六那邊的小丫頭來說：柳六的獨生女兒柳眼春現在半齋半癩地鬧着要離家，衣服也脫了，這成甚麼話！唉，世風不古，江河日下！這不是柳六的眼前報麼？你們都是我的好學生，好好地把握應答讀熟一點，千萬不要學柳六那樣作壞事。地方除了那般狗而外，那一個不恨他；包攬詞訟，欺詐取財！說他是革命，如果他便是革命，我便要罵革命。不過聽說，唉，南京，上海，那些大地方有好革命，只是我們沒有見到過。我們這樣的小縣，大概一輩子也見到不好革命了！唉！你們不要學柳六，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招……唉！你們千萬不要學柳六，現在他的女兒便是眼前報！趙福和，你怎麼不好地看書？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趙福和，你皮！快拿

書來背！我平生，唉！那怕這樣窮，那怕給人要三百或二百，我總是不敢作壞事我不枉教你們的書一場，你們以後千萬學我作好事，為好人！唉！胡承德，你怎麼還不習字簿打開？亂畫些甚麼？鬼畫符！

——柳先生，我到要問問！你說柳六爺現在是眼前報，怎麼不報在他自身而報在他的大小姐呢？

——哈哈，唉，王芝，這你又不明白老師的話了。夫惡報，有報到自身者，有報及兒女者。自身作惡，若祖宗有德則自身可免而及于兒女。自身作善，若祖無德則報及自身！

——我想想最好是報及自身！惡人自己作了惡事，卻叫兒女來受罪，這道理也講不過呀！

——唉，你又不明白了。唉！就說報及自身！這女兒瘋了，還不算報及自身麼？你想，你們的柳六爺，在這縣裏，是何等的威風，衙門裏走進走出。衆人不敢說一個“不”字！現在他女兒瘋了，要革他的命，趙明明是丟他的臉，以後大家便會笑他，不齒

他，知縣老爺也不能再信他了！

——女兒瘋了，跑了，於他有甚麼關係。

——唉！關係大得很！總之你不曉得！將來你看。第一‘養女不教如養豬’的罪名總是會給他的。這樣，他就不敢再在人前充王，一充，人就會拿這事來奚落他！奚落二字的意義甚麼？就是恥笑的意思。

——唔。

這一段師生的對話，頗有一記的價值；因為那老師是柳六的二哥，那學生是柳六的外姪。他們都關心柳六的家庭，都關心從那裏來的消息。所不同的地方，是他們彼此的意見；一個是站在反對那邊，一個是居於擁護方面。一個想用言詞兒打倒柳六，一個想舌尖兒戰勝廣儒！一個說對方是年輕氣旺，一個說對方是人老糊塗……這和新舊的衝突啊，不知道該何時為止！

正在不可開交，忽然阿紅又來了；她說。

“嚶呀，二老師，不好了，快去看看罷；六老爺和小姐扭做一團，大家都說要尋死！”我死在你的面前！……”他們都這樣說，……

——太太呢？

——嚇倒了！快去救命呀！快去救！

——去是自然！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二命哉？去！去！去！

——先生，惡有惡報！

——我作我的“善有善報！”去！去！去

柳和二老先生，伴着三兩個弟子；轉灣便到了柳六的住家，了頭引他們下了梯子。柳六一見二哥，眼淚直下不已。

二哥，這真是我的現眼報！早上她鬧要離開家到上海去！你想上海的地方，是女子去的麼？這一個女子在上海不墮落？我不准她去！我一定不准她去！我這條老命拚了也可以！二哥，你說她怎麼說？嚶嘴說出來真不好意思！……她要同我拚命。現在

她向我提出四條路，讓我走一條：

第一 是我死。

第二 或者她死。

第三 要兩千元出去。

第四 不要錢出去……但是……這一條簡直是說不出口的……總之，她說，我如果不給她的錢，她要做出最下流的事來丟我的面子！天啦……那件事，想到頭就痛了。

我能允許她麼？還是走第一條路罷！我死罷！

我死了口閉眼閉，甚麼都完了；生出這樣一個女兒，還有甚麼面子！

——老六，我說過天網恢恢……

——二哥，你要勸我作好事，我不聽呀！我要

作和尚去了！

——好，又少一個土匪劣紳！

——南無阿彌陀佛！

——我作和尚去了！



——爸爸。我看你平常欺負小百姓那樣利害，爲甚麼一個小女兒都對付不過來呢？哈哈；革命到底是一件有力量的東西！

——眠春姑娘，我是你的伯父，你也聽聽我的話。你爸爸呀，唉，平常就是不聽我的話，愛作點惡事。殊不知蒼天有眼呀！唉！冥冥中自有神靈呀！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眠春好姪女兒，你聽我的話，你爸爸現在已經是懺悔無及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唉！眠春，你聽我的話，你的爸爸！……你聽你的話，你不要惡事！昊天作不爽呀！你父親錯了，係不要跟着他錯。你現在應該作善事。何處去作善事呢？你看你父親這樣苦，你不要再逼他，再譏諷他，這就是善事了。

——但是他非給我兩千塊不可！

——他一時如何拿得出來呢？這樣大的數目，唉，你想！兩千塊，嚇死人呀！

——拿不出來？笑話！二伯，你們都不是外人，你不曉得，我說；陳家的房產，都是反革命的遺產！全靠他……

——眠春，我的好女兒，要兩千給兩千，陳家這件事，請你不要說出來：好麼？你爸爸的生命名譽，財產，全在你的手裏：現在……

——好，我不說了！拿錢來！

——你真忍心叫爸爸餓飯麼？

忍心，忍心，一百個忍心！這舊家庭的組織，不這樣如何能夠破壞？

——南無阿彌陀佛！

——女兒，你是一定要去了麼？

——當然一定！

——那麼，家李的問題怎樣解決呢？這真叫我怎樣對得起李爺爺！啊！啊！我還是死了罷！

——老六，你聽我的話，……

——我還是死了罷！

——南無阿彌陀佛！

——老六，你聽我的話；唉！從前說的話你總不聽！亡人無以爲寶，爲善以爲寶！叫善多作些善事，現在何至於這樣的結果！古人說：‘爲善最樂’這話真不錯呀！唉！你聽我的話，眠春姑娘定要離開這家呢，也沒有辦法：你如果要逼她，她也是死：死生亦大矣，豈不哀哉？所以看見人死總是要救的，救人一命，勝讀孟蘭經五百卷。何況我是你的親哥；雖然你從前爲分家同我鬧過架，她呢，是我的姪女；你呢，是我的親兄弟。她呢，唉，也不能死：你呢，唉，也死不得。總之，聽我一句話。眠春姑娘是暫時讓她出去！李家方面暫時不要提起。將來眠春如果高興同李郎結婚，也可以回來！……

——二哥，如果她不高興呢？我怎樣對得起李賞爺！別人已經預備再過兩月就擇吉成禮了！

——爸爸！”眠春的聲音如雷一般有力！“爸爸，你的意思終于不允我走，是麼！那麼，好嗎！不

拿出最後的手段來你是不怕的！

——南無阿彌陀佛，女兒，脫不得！天呀！

——夠了夠了，我的女兒。去罷，去罷！

——錢呢？

——有！

## 第二章 女性的社會運動史

攜帶了兩千元出門的眠春，不知經歷了多少艱辛！終於走到了上海，成了哈大學的女生。這大學在黃浦江邊，論風景是圖畫的天然，在左邊是梧桐滿院，在右邊是園圃新鮮，花香處令人醉倒，和風吹來愴愴欲眠。更堪羨，是男女學生，黃昏課罷，草地留連；

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年年老人人不覺，而今白髮紅顏！春光在眼前，啊，春光在前！奈無計把牠留住！空負了桃花，空負了杏花

花，空負了梨花，花花朵朵爲我開，我在花間做徘徊：“早知春來還要去，明年我是怕春來！”

然則眠春還是青年，她那知道春的可惜？兩年來整個光陰，一大半是蹉跎過去！她也不要家庭，她也不要朋友，她只孤單單地，在學問路道上走！

只不知爲了甚麼到了這一年春天；看見那蝴蝶兒飛，看見那落花兒飄，看見那窗外的柳樹，看見那枝頭的小鳥，看見那黃昏的夕陽，看見那陸地的青草，尤其是看見那燕燕鶯鶯翻翻嬾嬾，便起一種無名的空虛，或者說，青年的煩惱；於是我們這革命的眠春啊，中了“世紀病”了。

這世紀病的現象，來得異常有力：是一個奮鬥的青年，會叫他失掉勇氣，叫他如醉如癡，自暴自棄！會叫他懷疑人生，會叫他否認自己，會叫他起自殺的念頭，會叫他說瘋狂的言語！

爲要醫好這病，我有一種經驗：還得要叫他戀愛，還得要叫他失戀；總叫他把握人生的意義，甚麼

也都答應。於是他覺悟了……

然而把這些言語，向“世紀病”的人說起；他一定罵你無聊，以為你是瘋子。戀愛是神聖的行為，我們極端擁護；然而許多青年，却爲了這戀愛的原故，把學業退步，把生活提高了；女的因有了男的，以為便可以不再讀書了；男的因爲有女的！自己便覺得幸福了！於是所謂戀愛，失了他重要的意義了。

眠春是革命青年，隻手把父親打倒；然而得了這世紀病後，也有些承不着氣了。

正是這個時期，遂有一位青年，丟了一張紙條，在獨行的眠春面前。那紙條上寫的，有如此膽大的語言：

“對你生活情形極端熟悉，羨慕崇拜已經兩年的我，今天才得機會把我所要說的話，略略地向你說一句兩句。現在的局面是我也苦悶着，你也苦悶着；爲要使彼此不苦悶，最好的一條道路是：明天

早上七點鐘你到黃浦江邊那顆大樹下去……一切再說”。

在理是眠春姑娘，拾到這一封書信，應當如西廂裏的鴛鴦，去赴張生的約會。然而今時的女子，却有一種特殊的心理；越是內在要求，越是表面固執；越是想見那人，越是故意不去；彷彿越是驕傲，便是越是得計；越是作賤他人，越是尊重了自己。然而這次的約會，真的就拒絕麼？那就去罷了，還有甚麼話說？然而真不去麼？真使那人失望麼？在小姐的一顆慈心，覺得這也失計。於是寫了一封短簡，叫了上海娘姨，帶着秘密使命，江邊去覆那人。那短簡寫的是：

“……在你的求學時代，希望先生不要這樣的話；甚麼“苦悶”“不苦悶！我們要在學問上努力……””

只這最後一句：“要在學問上努力！”便是姑娘買的破綻，蠢男子們攔麼？如果你不懂得，你鄭重

其事的失望；你從此不理她了，其實她才失望！嬌說你“蠢”，太不知女子的心理；是你這樣的男子，那個女子找你！

那位拋信的男子，頗了解這種心理；于是他讀了回信，便明白小姐的真情，但他也賈個破綻，也故意裝作蠢人。於的他手持鉛筆，再寫成下列的東西：

“柳小姐，如果你不肯來見我，我等到天黑，等到明天，等到後天，大後天，也是不去的。啊，我將死於江心，葬於魚腹之中了！柳小姐啊，救救我罷！……”

只是這一點東西，便惹出許多事故；合起來是小說一篇，展開來是戲劇幾幕；也可以作社會的參考也可以作詩歌的題目，也可以戀愛的教科書，也可以作人生的賞鑒物。

我們不懂藝術，還採取了古劇的形式；一幕一幕的展開，看他如何結局！



## 第一幕

時間 第三年春天  
地方 黃浦邊的大樹下  
人物 柳眠春與李竹梅

- 柳 你一定要我來，看看，咽來了！
- 李 謝謝啊！小姐！
- 柳 你了問先生，尊姓？
- 李 李竹梅！
- 柳 忘！壁報上常見上的字呀，作的好詩！
- 李 不成東西！
- 柳 好詩好詩！我還背得兩句呢：“夏去秋來，水流花卸，只留得江心一葉扁舟……”唉……下面一句是甚麼？
- 李 你背的是“漁歌”那一首？哦，下面記得是：“我轉個灣兒過山去也？”
- 柳 真是好詩呀！
- 李 學作的東西！柳女士常常作詩麼？

柳 不會作。

李 太客氣，

柳 請問先生請我來作甚麼？

李 (臉緋紅)請女士來……啊，佩服女士的人品學問，只想認識認識……

柳 本來是不想見先生的，實在告訴先生說。我現在正努力，學問不懂得甚麼！我最怕現在的男子；同學們都這樣說，現代的男子是最可怕了。惹不得！一同他認識他便向別人說你是他的好朋友了；認識幾天，他便向別人說你是他的愛人了！總之，他們所採取的方法，是先造成一種空氣，然後把你裝在這空氣裏。使你不能不自己也承認是他的愛人……然後他才……

李 這種男子，認真說來是很無價值的，不過……我們是應當以學問為主，戀愛實在談不上。我最討厭一見女子面就談戀愛的男子！我

之所以想認識女士，實在是想和女士作一個最誠懇的朋友，共同研究學問；斷不致於和那些男子一樣隨便對人瞎講！

柳 這樣是很好的；只要我們能作一個很誠懇的朋友，絕不談到那些無聊的事上去，我敢說我的學問會進步得多！……不過，今天，我要回去了！

李 不再談一會？我送女士回去？

柳 不用！你千萬不要同我一起走……

李 甚麼時候再見呢？

柳 下星期日罷……

李 再見！

第二幕 全年夏天，地方人物全同。

柳 竹鏡看堂，這本 *Marride love* 我買來了，今天該開始讀這一本書了。

李 春眠，書，等一等再讀罷！我們先談談！

柳 你總是“談談，談談”地不把事情要緊！前兩

個星期考日文，差一點不及格了！啊，你！

李 你想現在暑假才開始，這一本書我包你在這暑假期間讀完就是！

柳 好，你一定要談談也可以！

李 我告訴你，外面有人說我們的閒話了！他們看見我們天天在一起讀書，總也說這說那的，！

柳 說些甚麼呢？

李 總之是閒話罷，無聊得狠！

柳 不管，你總告訴我！

李 你說笑話不笑話，有人說我們兩個是親生兩兄妹……

柳 那會不很好麼？

李 又有人說我們倆個是……

柳 說呀！

李 說是一對小夫妻呢！

柳 ……………

李 你管他這些呢！我們有我們的行為，我們的

行爲是坦白的！我們兩個是爲學問而結合，我們是一對純潔的朋友，閒話又爲之奈何？

柳 ……………

李 早知道我不該告訴你這些！本來是閒談無事才把話說出來；你竟然難過！眼春！眼春！唉，你不說話了？

柳 我問你，是誰說的，這話？你們男子總不是好人！

李 說此話的不是男子呢！

柳 誰呢，那麼？

李 小陸！

柳 我去罵她！

李 用不着？告訴你：女性彼此不是同黨，便是敵對，這是名言。你不是說過麼？小陸正在求愛期間。而自已又非常高身價，所以沒有一個男子愛她。因此，她對於凡是有朋友的同學，不管是鹽是醬，她總要加酸加辣的說許多話！

柳 真是賤骨頭！她自己還覺得美呢！那才笑人呢。她自己說她是不要戀愛的人，可是她沒有一刻時候忘掉了異性的。她的口頭沒有一刻不談戀愛的。她自己說她是戀人消息的總機關。他見着你總是說某人與某戀愛上了，又某人與某人破毀了；某人與某人吃醋了，某人與某人結婚了！

李 我想全沒有這回事，都是她自己臆造！

柳 可不是麼？

李 所以密司柳你不要爲她生氣！

柳 前天不是才說過叫你不要叫我作密司，我們彼此稱名字不好麼？怎麼今天又忘了呢？該罰！

李 承認該罰！

郁 罰甚麼？

李 隨你的意思罷！

柳 罰你講一段取笑的故事，而且是要自己銀

造的；書上有過的不算。

李 講甚麼呢？……聽着，呀！我祖父那時候在一條大河邊上作着那鑄鍋的生意。不斗一天忽然漲了大水，然而我的祖父却還不知道；只是他的一條狗到先知道了。牠跑去啣着我祖父的衣角要他去我祖父還莫明其妙，還把牠攔開，罵牠“狗東西。討厭！”但這狗東西，却並不因為主人的罵而退却，我祖父才知有甚麼變故；出門一望呀，水漸漸地淹到鍋廠了。才招呼他的同在夢中的同事逃命，那隻狗看見客人跑了，他還不跑，他還去搬東西，把我祖父的手杖也搬出來了，衣服也搬出來了；可是一件東西終于不曾搬出來；甚麼？就是這隻狗自己終於淹死了，連屍也不曾尋找得啊——至於我祖父怎樣作祭文來祭弔牠的一段可以略去不說——話說這隻狗死在陰曹地府以後，閻王看見牠如此喪命，十分誇講；也

允許牠轉人身，下世再不作狗。

“你要變甚麼樣的人？作官麼？”閻王問牠。

“作官要擺架子，太麻煩了。”狗答。

“作資本家如何？你可以自由選擇。”閻王再問

“資本家怕工人罷工呀！”狗答。

“那麼，大學問家如何！我總之是想重重的獎你，所以總想剩一個大位子給你。”

“學問家是最苦不過的，我不要。”

“這就難說了；然則你自己說罷？”閻王有些不耐煩的再反問。

“我麼，我要變一個時髦女子。”

閻王——允許了牠的要求，要牠來變一個時髦女子。

然而因為疲倦，閻王也就忘了作一件事。忘了取掉牠的狗靈魂，而換上一個人靈魂。於是，這狗雖有時髦女子的樣子，而仍不免有狗思想；總之，她還自己以為她是一隻狗；所以見



着狗她就愛；尤其是異性的狗，她簡直弄去給作丈夫。——喂春，現在你明白麼？你明白街上的時髦女子的所以還要抱一隻狗的原因麼？

柳 哈哈！講得好！幸喜我沒有喂狗啊！

李 還讀書麼？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索性明天再讀罷，如何？

柳 也好，反正這兩天也悶得很；不過，說好，明天你一定不能再同我閒談了。

李 一定！

柳 啊，竹桃，你看這黃昏的斜陽啊！

李 反映在這江水中，真是太美了！啊！可愛的太陽！惟願她永遠這樣美！

柳 只是天黑了罷？

李 希望她明天再來呢！啊！可愛的太陽！明天再來罷……

第三幕 同年秋天，人物地方全同

柳 竹桃……

李 這一次該罰你了，是麼？不是立過條約你該叫我作桃哥，我叫你作春妹麼？

柳 好，認罰；但是今天我來等你，你却來晚了；到底誰罰誰呢？

李 （第一次拉着她的手；她半拒。）好春妹，算了罷大家也不談罰的事了。

柳 談甚麼呢？在這種悶人的天氣，書也讀不成，古人說春秋多佳日我看秋天就沒有一天好日子。看見這樣的日子，真是課也不想上了。

李 上甚麼課！反正是學分問題！努力的學生也可以畢業；不努力的學生也照樣畢業；那麼努力來作甚麼呢？從前我也以為讀書用功是一件要緊事；現在我方曉得力讀書的人是一個傻子。學校要你的是學費；家庭要你的是文憑；社會要你的是名譽。至於學問，甚麼人也不要，而且也賣不成錢！

柳 是呀！讀了三年書，才曉得學問無用！所以，告訴你實話，桃哥，你不要生氣；不怕我們的感情這樣好；今年我不讀書，我想回家去了。

李 唉？真的？

柳 真的；真是要回去。家裏已經給我預備好了，要我回去結婚呢！

李 唉？唉？真的麼？我無論如何不讓你走！

柳 你怎麼能夠不讓走我呢？你想家庭的勢力我們能抵抗麼？我是弱者，我只能屈服呀！

李 真的回去麼？真的回去同人結婚麼？

柳 真的誰騙你不成！

李 那麼 你會拿點革命的手段出來反抗麼？你爲甚麼要屈服呢？

柳 我說過，我是個弱者，我不能反抗！

李 我且問你，你的未婚夫叫甚麼名字，姓甚麼？

柳 姓李……

李 呀，我的兄弟呀！

柳 胡說!

李 不管你的家庭如何:你真願意同姓李的結婚麼?問你的志願……

柳 沒有法子,也就志願了。

李 哈哈哈哈哈!啊!呀!咳!唔!

柳 你笑甚麼呢?

李 我笑“凡女人者都是騙子!”上帝當日造女人,在她口邊上……

柳 你又說這段故事了!厭不厭?

李 因為我的春妹又在騙人了,可笑!可笑!

柳 給你說真話,我一定要回去的;我還是愛那位姓李的男子;我同你只能作為朋友……

李 你真愛那位姓李的麼?哈哈哈哈哈!那我就幸福了。我還幫助你回去了。哈哈!女人都是騙子!女人都是騙子啊!

柳 你不要笑,你說呀!

李 我說:好!我用寫小說的說法說:“有一個女

子，是西南省分的人；當時因為受了朋友的宣傳，感到家庭革命的需要，於是她同她父親，在一個秋天的早上，正式談判了。她把……

柳 唉！唉！

李 你不要鬧，聽我講下去，權當你聽我講故事呀！……那女士同父親談判不得結果的時候，聲稱要裸體出街破壞她父親的名譽；因為那父親是土豪而且劣紳呢，後來他叔父來講和，付了那女士兩千元，拿到上海來讀書……不過那女士還有一個未能解決的問題，便是她是同家的大兒子定了婚的；這女士的父親母親都以爲苦，都以爲難辦，還勸這女兒聽從李郎。不料這女兒說：“我嫁他？那樣無學識的蠢豬，給我當聽差還覺討厭呢！”但是呀！……

柳 唉？你是誰？你告訴我！

李 聽我把這故事講完，不要鬧：“是那女士到了上海之後，你看事情真巧極了，極好同她

未婚夫生在一個學校，又恰好兩人是情投意合地戀愛上了，然而這女士自己並不知道她的愛人便是她原先捨棄了的未婚夫。

因為一則是那先生的名字換了，再則是他們原本舊式完婚，連面也不曾見過。三則是這個未婚夫頗有把握，戀愛大半年毫不露真像。……

…

柳 你胡說！

李 怎見得胡說呢？下文還有呢！“……你看，女子虛假不虛假，她當着這未婚夫的面說她要回家了要回去同她原有的未婚夫結婚了！你說好笑不好笑啊！

柳 她爲甚要故意這樣作呢？

李 居於男性方面，實在是不明白這種心理；然而想起來許是她在那裏試他的心罷？也許是她故意要叫他急慌罷？也許……

柳 都不是的！

李 是什麼呢？

柳 是因為……因為“她愛他”啊！（他們深深地第一次的甜吻。）

如果真是舞臺，這裏的幕該閉一閉，該閉了一閉以後，然後才演下去。然而這不是舞臺，這是在黃浦江邊；周圍是山光水色，頭上是白日青天；他們只沉默了一會，“妙”就在這沉默的間；於是又開始了，這故事的一篇一篇！

柳 我問你：我出門來三年了，連信也不會寫過一封回家，也不會得到過家裏的一封信；不知道那老頭子怎樣了！你不是比我出來得更晚麼？

李 論說出來晚，那到不見得；你僅才離家後不到半月，我也便動身了。不過，我比你好的是前年去年暑假，我都回去來呢！

柳 那麼，我的家庭狀況如何呢？

李 先說我的事罷！如果先說了你的事，說不定你不能再聽我的了。……這話說來很長。春妹，你還記得麼？<sup>4</sup>當日你革命出門的時候，曾說過這樣的幾句話：“那樣沒有學問的男子拿來作甚麼？給我作丈夫？未免笑話！給我作聽差？未免過意不去；啊！誓死也不嫁他！”現在呢？春妹？誓死也不嫁他麼？

柳 （臉紅）彼一時也！此……

李 我聽見別人向我說這話的時候，我難過極了；你太輕視我了！我所以同我父親商量，拿錢出來贖書，安心成一個學問家。一定要挽回我的失敗，一定要叫你來愛我！現在達到目的了，我是何等的快樂呀，我平常不是告訴你說我對你生活情形很熟悉麼？現在你可明白了麼？

柳 這話真是越說越遠了，我所問的是我家庭的情態。



李 你不用急呀！早晚也總會告訴你的。現在我所難以解決的是愛情，一個小問題。何以同是一人，而說到是不自由的，父母強迫作成的未婚夫妻呢，便彼此沒有情感；而一說到是戀愛的呢，則情感立時就發生了。這真奇怪啊！

柳 沒有甚麼奇怪，這證明人類的情感，是自由的，自動的，而且自然的才能發生出來；一成了被動，一成了人工強迫；總之一有不自然的地方，愛總是發生不出來的。我愛……同時一對有發生愛的可能的男女，但爲了父母之命的原故，彼此會不愛起來！所以那種舊式婚姻是該反對的。其根本原因便在此……

李 ……自從我同父親辦好交涉出門以後，我一直來考這大學，在時以爲是考不上的；殊不知一考便上了。這祕密你也知道。不說了……

柳 唉？我家庭的事呢？

李 我倒忘了！……首先第一件該向你報告的

是柳老伯死了！

柳 你說的是我爸爸是不是？

李 自然！

柳 死了一個土豪劣紳，少了一個土豪劣紳；死有何憾？

李 可是死得太可憐了。這是一件傷心事！

柳 有小說趣味沒有？有呢，不妨講講！

李 可以！可是你要……

柳 呸！下流！

李 柳老伯自從你出門幾天就瘋了！說來真有小說價值呢！你看，人情真是冷燄隨變。不久以前還想拜他作乾爹的乾兒們，不但不恥他，還罵他；街上貼滿了的標語打倒他。他瘋了，他真的瘋了！他看見那標語上寫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柳六！”於是他自己向人說，我便是土豪劣紳柳六！請來打倒我罷！街上的小孩子們聽見他這樣喊叫，便真拿小石子來打他，他的

眼睛又有些近視，又看不清楚；又常常跌倒在地下；所以迴身弄得來污濁不堪！

柳 那樣愛他的姨太太呢？

李 休再提了；就是她呢！在柳六伯剛瘋以後三四天，便把他所有的財產都捲起跑了。同她逃跑的男子，大概你還記得起他的姓名，便是你父親最信任的劉五和啊！說是他們帶走的，幾天，口中老喊革命；甚麼“姨太太革命萬歲，大小姐革命萬歲！”喊個不休。柳大老爺說這是眼前報，於是把這一段事作成勸世文來勸人行善。……我們本城差不多沒有個人不知道這件事的。要我大嫂講起來那才有趣呢！我這些也是從大嫂口中聽來的。……這樣呀，過了不到半年，那老瘋，就死了！在你說是少了一個土豪劣紳，在我，也總覺得他十分可憐！而且，土豪劣紳何能因為死一個而少一個呢？他死了之後，繼續他努力這土豪劣紳的工作的。

還正有人在呢！啊！

柳 當故事聽，倒有趣味；若說是自己的父親，  
終於可恥了。然而也能；我的母親在呢？

李 出家去了；

柳 唔！唔！……

李 哭甚麼呢？還是去罷！還同你去看電影  
罷！你傷心了，你看，你傷心了！

柳 不，我要回去，我要回去看看我那可憐的母  
親！

李 用不着，我告訴你！你母親是恨死你了！她  
說過，她從此永不見你了；她說她的丈夫，自  
然是六伯，是你把他逼死的，她恨不得咬你兩  
口呢！

柳 哦！……那麼，不是看電影去罷，心頭悶得  
很！

第四幕（靜幕）

時間 同年冬天夜裏，

地方 一間溫暖屋中；

人物 兩個皆與前幕同，

劇情 一切好似作夢！

柳 ……………只有表情……………

李 ……………瘋狂的表情……………

#### 第五幕

人物 同上

地方 黃浦江邊

時間 第四年的春天

柳 你對我這樣好，哥哥，如果我不愛你了，你怎樣辦呢？

李 我麼？我就跳在這黃浦中去死了；妹妹，世界上沒有你，我反正也是活不成的……

柳 不要說這種肉麻的話罷！我不愛你了，董司王呢？還不立刻搶在懷中去了麼？他只得讓你跳在黃浦江。

李 你說話總是這樣酸！我已經向你解釋過，你

還不相信麼？

柳 相信相信！因為我太愛你了，我不能離開你一刻生活；所以我覺得有說這樣話的必要！好，不說了罷……

李 這才是我的好妹妹啊！好妹妹，你記得去年的今天啊！正是我約會你的一天呢！現在整整地一年了！

柳 “春光容易過，  
好夢難耽！  
鶯聲大似鶯，  
助人愁多！”

李 這已經是前年作的詩了，你還記得；現在不作那東西了。詩人是非愁不可的，現在我無愁了，所以詩也不寫了……妹妹，說到這一年前的事，想起來真好笑！那時候你爲甚麼不肯來見我呢？

柳 故意讓你急，尋你開心呢？

- 李 設使當時我就真不理你了呢？你豈不失敗？
- 柳 我那時就有把握，料定你不能不理我！
- 李 那麼，我是中了你的計了？
- 柳 哈哈哈哈哈！
- 李 但是現在誰勝利呢？
- 柳 呸！又來！
- 李 想起來真是嚇人！一年前不認識的人，一復如此熟悉，真是啊！
- 柳 說起來還是這顆老木樹好；去歲給今年一模一樣。
- 李 這顆樹可以說是我們愛的紀念呢！我希望我們的愛與這顆樹一樣永遠不死啊！妹妹你聽見了沒有。
- 柳 甚麼？
- 李 說是讓我們的愛與這顆老樹一樣永不死呢！不過，妹妹啊，你不會有捨棄我的一天麼？
- 柳 難道你還相信不過我？只要你不變心，就是

我的幸福了。捨棄你？我離開你以後能獨立生活麼？

這世界上沒有你我有活着的意義麼？

李 我的妹妹……

柳 我的哥哥……我有一件事……

李 到了這時候，你有事還不說出口來，這你該打不該打？！

柳 我告訴你，我從家裏帶出來的兩千塊錢已經快完了！完了之後，我……

李 我已經早在這裏想法了！

柳 怎麼對得起你啊！

李 何況是一點小小的經濟問題！就是我爲你死也在所不惜呀；不過，我的父親……

柳 你不會革命麼？

李 我的父親實在是一個好人，是不該打倒的人物；所以如你那樣革命我是辦不到……並不是辦不到，是不願意作來對我父親的。



柳 那麼，你剛才說的所謂爲我犧牲一切的話作何解釋呢？你連你的家庭也不能犧牲，連一個父親也不敢喊出“打倒”的口號來，你還說你在愛我！你在愛我啊！……好罷，請了，我們再見了……

李 你不要生氣……

柳 再見了……

李 好壞把話說完再走呀！妹妹，請你轉來，還坐在這顆大樹下……

柳 那麼，你聽我的要求麼！

李 一切都聽從你；不過，我要告訴你，我的家庭的情形非常複雜；不比你的那樣簡單。說革命也得要從長計議……

柳 好，你不肯革命，那就完事，請了，不再說什麼罷；我知道現代男子的心！一個女子對於隻手作出來的家庭革命，一個男子作不出來，誰相信！……再見！

李 不要走，好妹妹，我祈求你，無論如何不要走！我告訴你。我的父親不是該受革命的人；他都讓我自由，連財產也交我處理；然而他有條件……

柳 說出來呀！

李 這話真是最難於說出口了，尤其是當着你……

柳 那麼，是關於我的問題……

李 唔……

柳 那唯一的條件是說：“甚麼事都允許你自由，絕不准你同柳眼春往來。”是不是呢？

李 唔！啊，我的好妹妹呀！怎麼辦呢？你叫我怎麼辦呢？

柳 （極類其他革命家的口吻）現在我們都受壓迫的人，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革命！革命！把生命也犧牲在革命的事業上去。要革命才能得到自由！求自由就非革命不可！一切

舊的模型，一切壓迫我們的階級，我們都該打倒：打倒父親，打倒父親制度！竹桃……哥哥，你要革命才是，你非革命不可！

李 你叫我怎麼呢？……

故事寫到這裏；不能不想新的辦法，如不想新的辦法，就會單調得可怕。爲了增加讀者的興趣，於是我們轉過了筆尖，還用了敘事的文體，紀載這眠春的語言。她叫竹桃革命，她並教了他革命的方法；她說家庭的威勢，並不是絕對的可怕。如果你不打倒，不必打倒也罷；如果你有心打倒，一打也便坍下。

她不是言過其實，她不是一種欺騙；她有她的理由，她有她的經驗。在她革命的時代，內心裏也異常怯懦；殊不知意外的成功，她才明白父親的脆弱。

我在的造竹桃，要採取這種辦法，像樣的一個葫蘆，難道還不會裂？

竹桃是唯命是從，但苦悶則永在胸中；因為他的父親，確比眠春的不同：危言不可以要挾，革命不足以動容；有禮智，有計謀，雖千個打倒何用！

天氣漸漸黑了，西方有一片烏雲；這春的黃昏，不比那春的黃昏；那春的黃昏是美，是豔，是嬌娜，是淡黃楊柳含醉意；這春的黃昏是悶是愁，是沉默，是雨打梨花倍傷情。

歸去罷，受人！躲避這不幸的時刻，準備着享有意義的青春！命運是捉弄人的；給了你一點幸福，又給你不少的痛苦；給了你不少的痛苦，又給你些少的幸福！總之她的意思，是在維持你活着叫你不能決然死去，她便快樂的笑着！

眠春與她的竹桃，沉默地回學校了；事業如流水般流過去，要在暑假才有話說。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又如何？到頭來誰見把冬捱過！則見葉落梧桐秋氣深，殘花衰草太淒清，白楊無限心頭恨，都村蕭蕭空自鳴！青色髮，白頭吟；一樣韶光折磨人；多少風流年少事，算來也是舊啼痕。

一夢醒來，月兒落了星兒沉了，彩色的雲兒不見了。是誰玩的這戲法呢？是你！是我，是他？是那不可知的上帝罷？你把這花花的世界，變成了甚麼樣子？與其夢醒淒涼，你怎不叫我在夢中早死！

啊，人生！你真實的面孔是太可怕了；沒有幻夢的生活，是誰也不能忍耐了。所以你看，我們的眼春當着衆人說了，她說：

“諸位來賓，諸位親戚朋友，今天請諸位來參預這不幸的集合。實在是對不起的事，記得三年前結婚的一天，我們也曾經請諸位來參加過，然而那時候是何等的快樂呀！今天，你看諸位的臉上，沒有一個有歡喜的表情，想起來，比起來，真是多麼

值得叫人傷感！

“不消說，我們在請帖上已經說得明白，我們，我同李竹桃君，我們今天是要正式離婚了。但是一向人認為好夫妻的我們，今天突然要正式離婚；如果我們不把離婚的真正原因，說得明明白白，恐怕在座諸公，誰也會莫明其妙！那麼，我就何妨說了，雖然時間上是遲緩一點。

“你們說天底下有這樣的男子麼？對他妻子提出打倒的口號，隨時宣稱是要起男性家庭革命，並說是現今江河日下，女子也起來壓迫男子了，如果男子再不革命，那麼，百年之後，男子將變成昔日舊禮教下的女子。他不但話如此說，而且還如此實行。他——我的丈夫李竹桃——他運絡了許多朋友，組織了一個男子解放協會。協會的委員長，便是他自己，天天把所有的委員，引在家裏來開會，把一個客廳弄得污七八糟不可收拾。最妙的，是他每天開會就要講說一段女子壓迫男子的故事。

他們喊女子作女閥，他們把所有女閥們的像片完全撕掉了。甚至於連我的也撕掉了，我實在忍不過，于是我說：

——你怎麼把我的像片也撕了呢？你須知道我是你的正式妻子呀！好和壞，你不能撕我的像片！

——正式妻子？就是這四個字便值得打倒了。現在的社會，沒有一個女性不壓迫男性的，尤其是正式妻子！

——我難道也壓迫過你？

——難道沒有？

——拿證據來，不然你撕了我的像片，都是非同你拚命不可的。

——證據麼？有的是！比如說，你喜歡看電影的一天，我就非同你去不可；不去麼，你一定就生氣了，晚上你不肯起床來吃晚飯；如此者不知有若干次！

——這叫作壓迫麼？

——可不就是壓迫麼？女性壓迫男子，難道如軍閥壓迫小百姓一樣打過麼？女閥壓迫男性，唯一的方式，便是生氣。總計你生過多少次數氣，你便是壓迫過我多少次。

——作算那是壓迫，如你所說的壓迫；然而現在呢？你把所有的像片都撕了，還到底是誰壓迫誰呢？

——這是革命時期，所謂“非常”時期，當然顧不得許多了。

“說完這句話的他，真也就不客氣起來；不但眼前能見到的像片——自然指女性的像片——他要把他撕掉，甚至于箱子裏的，抽屜裏的，破網籃裏的，日記本子裏貼上的，他都去翻了出來，全體撕掉了。

“我爲阻擋他這種野蠻的行動，他推了我一掌，一下把我打倒在地下，真倒了，女性真被打倒



了，好容易我才掙扎起來，他聲稱從此不理我了。在那樣寒天大雪的天裏，他硬叫我滾出門去，好容易經朋友來相勸，才算他不曾把我丟出門去；然而自此以後，我也就真正受起他的壓迫來。住在家裏，簡直比一隻狗還不如。真想不到竹桃對我的態度會變成這個樣子。回想當日他向我求婚的情態來，那簡直比一場夢還不如。那時候，記得也是在上海，在黃浦灘邊的一顆大樹下。那時候是黃昏時候，那裏也沒有甚麼往來的行人。諸位猜猜罷，猜猜竹桃所持的是甚麼態度！她竟自向我跪下，要求我同他結婚。我那時候是不信任他，至少有些懷疑他，我于是向他說：

“你的家庭不是反對我同你結婚麼？”

——那我自然有法子對付。

——你所謂有法子對付家庭，你自然會採取同他脫離之一法。

——誠然。

——那麼，你不會後悔麼？

——爲了你，我……

——爲了一個女子而犧牲掉一切自由，那是總有後悔罷？

——斷不會！爲了你，我犧牲了甚麼也都可以的。

——將來我一定會壓迫你！“那時候我開玩笑似的這樣說了。然而他的回答則更妙不可言。他說：

——你要壓迫我，還不是以表示你愛我呢！我是甘心情願受你壓迫的。

——那麼，你永遠爲我忠厚的奴隸了？

——自然，我永遠是你忠實的奴隸，永永遠遠也不背叛你。

“好，忠實的奴隸！永永遠遠不背叛我的奴隸！才結婚不到五個月，他老先生有了新的情人了，我說的話動輒就反對了。總之一切誓言都反悔了；

他天天把他爲了我而脫離家庭的罪拿來罵我，這我受得了麼？請諸位想想！

“男女要絕對平等”這是他結婚後提出來的口號。好，絕對平等。然而有條約在先的該是例外。即使是無政府主義時代人類的平等到了理想的程度；然而條約也總不能隨便廢除才是。比方，事前我答應你，將來不管任何情形之下，我總受你支配，然而當你認了真支配我的時候，我才自由啦，平等啦，種種大名詞來反對你；這難道對麼？人類的和平，總是要履行條約才能和平；自己說的話如果不負責任，如何可以維持和平呢？

“竹橋對於這些信義完全不管，他總是說：“假如我昨天是蠢才，難道我今天還是蠢才麼？在錯誤時代和你訂的不平等條約，難道現在不可以廢除麼？明白些說：在結婚以前屈服于我，難道結婚以後還應當如此屈服麼？那麼，覺悟二字如何講？人類就沒有覺悟了，沒有覺悟，便沒有革命了。我現

在要革命，難道我還不覺悟？……”口口聲聲要革命。要廢除那男女間的不平等條約。革命？好！也是從家庭革命出來的女子呢！隻手打倒過父親的我，難道對丈夫就公然讓步麼？哈哈……然而諸位，我們的不幸，也就從此開始了。

“在昔日我所夢想的一切幸福的生活，現在完全化為烏有了。在兩人情感濃密的時候，恨不得兩個身子合為一個，但合為一個以後，才曉得分開的必要了。

“看啦，諸位，我們彼此分開了，應當分開了。諸諸位來，沒有別的；便是宣佈我們三年的結婚生活，從此告一段落；今後如何，不得而知；但目前是正式離婚不成問題。完了，看竹桃自沒有甚麼話說。”

“我有甚麼話說？”竹桃高聲的說了。“反正只有今天的一天，不妨把話說得累贅而且麻煩一點。我首先要說的，便是這美國的“女士優先”主義，這

主義的原文 Lady First；意思說，女性第一；即是我們凡事要讓女性佔先，再明白些說，女性比男性高貴些，一切都要尊重女性，叫女性佔便宜。美國人爲甚麼要發明這主義呢？說是因爲美國人錢太多了，而同時又沒有藝術的修養和高尙的娛樂，所以把一切消遣只放在女性身上。美國人除了知道女性是一件娛樂品外，確實不知道還有其他的快樂可言。所以說美國人是惟性主義都無不可。女性既是他們唯一的娛樂品，那麼，所以他們便非尊重不可了。

“如果是真正理想的社會，男女同是人類，同是共同努力以促進人類幸福的人類。那麼，女性無非是我們的同伴，有何特別可貴的地方？在真正理想的社會中特別可貴的人物，不論男女，是爲人類幸福最努力的人物。女性是爲人類幸福最努力的人麼？發明蒸汽機的牛頓是男性不用說，發明電燈的，電話的，無線電的，飛機的，還有許多精神科學

上的哲人，沒有一個不是男性，女性如何可貴呢？於人類既沒有有益的貢獻，反而居於人類之上，還有甚麼理由？有的，便是女性的生理問題。若尊重女性僅看在地於人類的事業上，而只一味看重她的生理，這簡直是污辱女性。所以說，發明女士優先主義的美國人，其實是污辱女性的大罪人。他們設了許多娛樂場，女性更不買門票可以進去，男性則非很貴的門票不可。表面上是說女士優先，特別歡迎女子等字樣；然而試問，這特別歡迎女性的目的何在？還不是說：女性麼？根本是一種供人玩弄的娛樂品，她們到娛樂場，正是替娛樂添場材料，那裏還能收她們的門票！至於男性，那才是來娛樂自己的，尤其是取女性作娛樂品來娛樂自己的，當然非重收門票不可。

這不明明白白污辱女性麼？然而美國的女人不曉得已經笑話；中國的女人還把這女士優先奉為金科玉律，甚且變本加厲的實行起來，使得女性

處處佔便宜，而男性處處受痛苦了。上海大世界女子入場便有一瓶的香水的贈品，而男子便沒有，這已經是證明中國人摹倣美國惟恐不及了。

“只有一乘車子，便讓女子坐而讓男子走路，這叫作女士優先。男子出外找錢，女子在家享樂，這也叫作女士優先。女子睡在牀上，男子替他打扇，這也是女士優先。女子回家，須要男子送去；這也是女士優先。同是同學，同去看電影，總是男子出錢；這也是女士優先。……”

“這種種不平等的現象，在美國有時還說得過去，因為美國人的生活充裕，行起來對男子並沒有甚麼痛苦。若在中國，經濟的組織完全不同；而且二十世紀的青年，生在中國，無論男女，那一個不該奮鬥？我們若再把女性拿來尊為第一，那麼中國便不可救藥了。何以說呢？因為尊重某一個女性，便是使某一個女性失去了奮鬥的能力；便是使足以救中國的青年又弱一個。

“所以，我們是要反對女士優先主義，我們非反對女士優先主義不可了。

“廢話說了半天，還不曾說到本題。我的她，我的妻子柳眠春女士，便是想實行女士優先主義的一個；我也便是想革命的一個，因此我們兩夫妻，自從結過婚，也就和睦不下去，原因便在這一點。

“諸位聽明白，我的確組織了一個男子解放協會；但我的目的，未必是單純對我的妻子。我想解救全中國的青年男女。因為，我覺得，青年男子，如不在這女性壓迫中解放出來，那麼，中國一定會墮落；而青年女子，如不在這男性尊寵中覺悟過來，那麼，女子的前途便不堪設想：學問會因此不進步，能力會因此減低，性情會因此變壞。

“我組織了這協會：最初加入的無非是我一些親戚朋友；隨後人數便漸漸地多了。諸位那才笑話呢！我們有一次便在我家裏樓下開會，正在討論如何發表宣言的時候，我的妻子，所謂眠春女士，一



下邀約起幾個朋友來了；一進門便把我們所有的文具擗在地下，而且口中大罵我們是狗，聲稱以後如果再在家裏開會，她們要叫警察告發我們呢！好容易費了許多唇舌，才算把事情平息下去了。

然而晚上眠春女士便不准我進她的房門，使我孤單單地凍了一晚上，第二天便病了。一連四五天躺在床上，甚至在醫院床上，所謂有夫妻之義的她，來看也沒有看過我一次；天天同着她的情人去看不電影！

“眠春女士，剛才這一節你何以把牠省略了呢？何以不向衆人說說呢？結過婚五個月我就有了情人，不錯；然而在未結婚以前就有了情人的你，却又如何解釋呢？何以不把牠公布出來呢？已經半夜了，叫姑娘偷偷地送信給張先生的事如何？公開牠罷！”親愛的明哥，我不能來，今夜，使你久等了；真對不起！他說要到南京去又沒有去……”

有甚麼話說呢？你也有情人，我也有我親愛的妹

妹，彼此對消罷！這有甚麼話說呢。我們的國家漸漸地起了歐化，我們的生活自然也是歐化了，一點問題也沒有。巴黎的青年男女，夫妻的生活便是如此。結婚後的那一個月叫作蜜月，說來形影不離，真也可謂甜蜜之至；然而一月以後，男子有情人了，女的也有情人了；夫妻都說情人以後，彼此‘心照不宣’；早上起來，各走各的路。

在公園中偶然相會，大家都看見對方有情人。大家默不一言地過去……這不是我們的好榜樣麼？所以說，這一層無可責備。如果我們始終是這樣，甚至於我們還是一對幸福的夫妻。然而我之所以不滿意的眠春的是：一方面既沒有夫妻的意義，一方面却要實行女尊男卑的主義；這就難了。如果眠春真愛我，我說不定，會真的為她的奴隸，也不講甚麼革命了。然而，眠春，你說，你真愛我麼？你既不愛我，又要奴隸我此其所以非革命不可，非提出打倒女性的口號來不可。你說我不踐踏

言，對，那怕是最理想的無政府主義時代，誓言也總是要踐的不錯。然而你愛我的時候，我自然感覺不到有反抗的必要；一旦你有了情人，我才翻然覺悟了；我爲甚麼要作他人奴隸呢？

“我要革命，我非革命不可啊！”

“想起來我的父親真是有道理。當日三年前，我預備同眠春結婚的時候，他就死地反對我。諸位恐怕還不完全知道這段過去罷；或者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罷？我同眠春的婚姻，是世界上最巧最奇最怪的婚姻。我們很小的時候訂了婚，可是直到她大了，就起家庭革命不認這婚姻；結果她勝利了，她父親失敗以至於瘋死了；她攜了二千元單獨出外來讀書。臨行還罵了我兩句，說我給她作聽差也夠不上。我父親聽見這兩句話，便氣急了，出錢叫我出外來讀書，弄點功名，取一個最上等的女子，要叫柳眼春眼紅一下。叫我至死也不得同柳眠春往來。誰料到事情有這樣巧，出外來讀書，一下

便碰見柳眠春，一下便把她愛上了。

“我父親當然反對我同這輕視過我的人戀愛，然而我終於不聽他的話。‘孩子，你將來一定要失悔的。’真的，父親啊，他的話還在我的耳鼓，我失悔了。

“這種女子，一定不忠實的。”我父親說。

“——不會，爸爸！那有這回事！我不愛她，她會死呢！”

——你試試看，你不愛她看，她會死不會死！

——這人命豈能當作兒戲麼？爸爸……

——至少，你結過婚後便沒有幸福可言；這種女子是只會壓迫男子不會體貼男子的。

——爸爸，我不信你的話。

——不過由你！

——我一定要同她結婚。

——如果你非同她結婚不可，你就同她結婚好了。

“我父親便是這樣輕易讓了步。我不知道我的父親何以料事料得如此之神奇！這女子果然在結婚以後，便實行壓迫起我來。她喜歡作的事情，我沒有一件敢反對的，一反對，動輒就拿離婚那個名詞來要挾我。使我感到這世界的空虛。

“這樣，我怎麼不革命呢？我怎麼能夠忍受呢？

“總之，話也不必說多了；我們現在是完了，也用不着這許多廢話。現在我只有一種感覺，我感到離婚是一件痛快事，比結婚更其痛快的事。所謂男性解放，所謂“男子解放協會”的目的，最後一條便是離婚，離婚才是救濟青年男子唯一的方法。

“末了，我只有幾句：在座諸位，如果不會結婚的，請嘗過婚的滋味，也好；如果結了婚的，快快覺悟起來，離婚罷！這才是求自由的唯一途徑啊！”

沉默，沉默，沉默壓迫了全體，只是壁上的鐘聲，還是滴答答地，是催促夢裏的人們醒來，活着的人們死去！

竹桃先生，眠春女士；所爭者甚麼；總不過這一口悶氣！算了罷！人生，也正是如斯而已！  
還有甚麼呢！……



## 友人之妻

買了兩三部圍棋譜回來，我如羲皇上人般地  
一輪在牀上研究這幾乎快要失傳了的上等遊戲。忽  
然樓下，一向夜裏便十分安靜的樓下，有着強烈的  
敲門聲。這樣夜深，誰來敲門呢？莫不是土匪罷？然  
而一轉念間又覺得這想法未免滑稽：土匪？敲我的  
門？這一生大概夢想不到了：我過着的是理想世  
界，是斷乎不會有土匪的世界！



“嬢嬢！嬢嬢！快起來開門！”我自己懶得起牀卻叫嬢嬢了。

“誰呀！誰呀！”嬢嬢不放心的問。

“你去開門，你管他誰呢！”我是確有把握。

“金先生……我不敢開門！”嬢嬢從玻璃窗上觀見外面的黑影有些不尋常，終於遲疑了；的確外面的打門聲是相響得令我也到底怕了的。我想，雖然自己窮，而被土匪誤會了的事，常常是有的。我於是親身起牀了，我站在窗口申明自己的地位說：

“我們這裏是二十三號，姓金……”

——正是找金先生。

——你是誰？

——安主任家的營差。

——有甚麼事！

——主任打發我給金先生送東西來，還有一封要緊信呢！

—— 媳姨，媳姨，你快開門罷。”

媳姨把門開了。所謂東西是一張報紙包了的，一封信上有軍用的緊急符號：三個十字。

“謝金先生給一張收條，”那來人說。

“你說我甚麼都收到了，用不着寫收條。”我真懶於寫幾個字。

“不行，主任說這是要緊事。”

—— 要寫回信罷，那還得等我看完了信再寫。我打了那封緊急信一眼，差不多要二十分鐘恐怕還看不完。

“不要回信，說明只要收條。”用人頭腦非常清楚。我只得草草寫了一張收條，我把信和東西拿着仍然上樓了。

我的報紙打開一看，是一對最美麗的繡枕頭套。這樣的枕頭套，斷乎不是市面土貨得出來的，一定是出於他妻子的手工，因為我知道他妻子是很聰明的。

然而他何以要送我這東西呢？我便急於看信：看拉，一封最有情趣的信：

滿成，這樣夜深了，還叫人給你送東西來，擾你的清醒，對不起得很，而且最對不起的，還不在擾你的清醒，而在這東西並不是送你的，是要叫你負責保存的。

這一對枕頭套，你要保存不好，我便要定你的大罪！……

看到這裏我真又笑又生氣了；原來我剛纔是一場空歡喜：替人毫無報酬地保存東西，而且還要當心，還要受罰，這是那裏的話！且往下看去：

……因為這是我一個最好的女朋友送我的；她是誰？只要我略略地介紹幾句，你便知道了：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在北京時，要我給

她講文字學的那一位……

不錯 我果然想起來了，可不是麼？正是何女士，一個天真活潑十分可愛的女子。生平最喜歡淡藍色，穿着淡藍色的衣服，也真異常相稱，有人還叫她作“藍姑娘”大家都相傳她愛她的文字學教員安先生，但後來她卻自由地同韓潮定了婚，這相傳我算完了。

去年她同她未婚夫韓先生結婚了，一向住在上海；在南京時她雖然給我來了兩三封信，但我卻信了她的住址，所以來上海後也沒有去拜訪過她。前幾天忽然在馬路上遇見了，說起來她非常想見我，她說：“自從我住在上海後，天天想見安先生；但聽見安先生作了主任，常常在南京，上海沒有一定的地方，所以見不着……我給安先生寫過兩封信到南京去，收到

了麼？”——“收到了的。”——“爲甚麼不回信呢？一做了官就擺架子！”——“不是這樣說，覺到你是有幸福的人，覺到我自己過着的是無聊的生活，也就不想寫信了。”——“閒話少說，安先生，你如果還瞧得起你的舊學生，星期日，晚上，到我家吃飯。沒有第二句話說！”——“好，一定到……”——“住址大概已經忘了罷？馬郎路豐瑞里一百零九號。這一次可要記清楚！”——“沒有忘，忘是斷乎不會的。”我大膽地說了假話後，死死地記着一百零九號的數目。

過了兩天，便是今天，星期日，下午六點鐘我就去了。她丈夫不在家。我覺得男子總是神經過敏的；我覺得她在引誘我，不然，她爲甚麼選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請我來吃飯呢？

然而滿成，倒是先請你不要神經過敏纔好說話。我是不愛她的，在北京與在上海一樣，我是沒有起過愛她的念頭的，雖然她生得很美，內心很聰明，說話是銳利而且活潑；但我是一個愛的滿足者；因為我的妻子過分愛我，我對一切女人都乏味了，至於她這位韓夫人，她也是大概對我沒有超過友誼以上的情感罷。她也是十分愛她的丈夫的。我們始終無非是朋友，而且還是很疎遠的朋友。她之所以請我吃飯，我想，無非是幾月的師生之情，到底有一種重相見的歡喜而已。

雖然說是請，她的菜到底沒有甚麼好；我吃了一碗飯就不能吃了。“怎麼？安先生？不吃了？在北京最少吃四碗的人……”——“近來身體很弱，醫生勸我不吃飯呢！”——“沒有吃飽罷，買麵包好不好？”——“實在不用，我已經

飽了。”——“那麼，不要客氣，你在我屋子裏坐一坐，我就來。”

我在她內室裏坐下了，心裏十分難過，因為在她內室的對過，還有一位女的，據說是她的姨表妹，不時把燈光送來看我。

她，韓夫人，進來了，立刻把門簾一放，真嚇得我驚了。我坐在這屋子裏，彷彿坐在甚麼夢想不到的地方一樣。無論是牀，無論是妝臺，無論是所有的一切陳設，花冊，窗幃，檯單，幔帳，……等都使我驚訝。我不知是夢還是真實。

“真熱！你可以脫脫衣服，安先生。”——“不，我不甚覺得熱！”我如女人般的害羞說了。她親手給我弄洗臉水，她把香水瓶給我撥頭髮。她簡直和從前未結婚以前一樣天真活潑對我毫無甚麼顧忌的樣子。不過這時候，我總可以

——同我談談麼！我這幾天實在悶得很。

——可以。談甚麼呢？

——安先生，你贊成結婚不贊成？

——在我感覺到我妻子是愛我的時候，我贊成；在我感覺到她不愛我的時候，我後悔不該結婚。你呢？

——我簡直根本反對結婚。男子一結了婚心便不同了。”

我簡直，滿成，是女人常唱的老調子，沒有一個女人不這樣說，可是沒有一個女人毅然決然離開了她的丈夫，和娜拉一樣……這調子實在聽得太多了，正如你說的，“這簡直是比黎明暉的可憐的秋香還要難聽的。”結過婚的女人爲甚麼都要說這一句話呢？唉！

不過，這時候我聽着到也還不刺耳，因爲她的



聲音是太美了！她給小鳥兒一樣在你的耳裏叫，雖然叫的是無意義，而聲音卻是美的。這時候，我的面對着她的面：我與其說是在聽她的話，不如說是在賞鑑她的美。她的細嫩而且紅潤的嘴唇，上下顫動起來的曲線，實在太容易令人沉醉了。我忘了我那吃醋得不近人情的妻子，我說了：

“難道你感覺到韓先生待你不好麼？”

——到不是這樣說。說完，她臉有些紅了；換句話說，她越更嬌媚了。然而我想起我那吃醋得不近人情的妻子，我止住了，我怕略一放鬆我的情感，便會弄出不幸來的。我把問題拉開了：“近來你看些甚麼書？”

——失了安先生的指導，我甚麼書也不能看了！

——還這樣客氣麼？

——真話!

——韓先生不會指導你麼?

——他!……

——他是一個海上著名小說家呀!

——他除了寫小說而外,也便沒有別的長處。

——這惟一的長處便是他了不得的長處。

安先生,不要說他罷。你離開北京以後一直住在上海麼?

——在南京的時候最多。

——我還問你,安先生,你爲甚麼不給我寫信呢?

——只能說一句對不起的話罷。

——我……

她沒有說下去了。這種沉默是使人難堪的。我十分想尋兩三句不要緊的話來把論點移開,但我始終尋不出來。在北京的,一切過去的好

些印象，始終縈繞着我的腦經，使我除了對這對面的她發生充分的回想和觀察而外，甚麼事也創造不出來，我不知不覺地說了：

“我覺得還是我們在北京時快樂：我記得有一次同着你的小妹妹去游北海，是非常有趣的。

——安先生，你記得，那一次我們還划船呢！

——你的小妹妹衣服還弄濕了呢！

——好不差，連你自己的也污了泥土呢！

——難道你便乾淨了？乾蘆草刺破了你的手，血弄髒了你的淡藍色裙子，不是麼？

——那條裙子還在呢！還保存着作紀念呢！

——五龍齋有一個男子招呼你，你不理他，有罷，密司何？

——那人現在已經死了！

——唉！

——安先生，你記不記得我們休息的地方

——有一顆大柳樹……

- 還有一棵大槐樹。……
  - 那兩顆樹的樹枝……
  - 從兩邊長來連在一起了！
  - 我們叫他作“連理枝”……
  - 我們就坐在這“連理枝”底石塊上
  - 你的妹妹便捧交了……
  - 你便嚇了一大跳……
- 連你也保不住打抖了！”

滿成，我莫名其妙地對於這樣的過去，異常清楚。在我政治部中的宣傳科長叫甚麼名字，有時我會弄忘去；獨於這些事，我同她竟說來一絲不誤；我們那次遊北海的景象，真所謂“歷歷如在目前。”她越說越高興，差不多高興得來忘懷一切了。

後來，還談了許多話；末了，她忽然笑起來：

“安先生，你看你的衣服破了一個洞！”

我一看，真的，我的衣服破了：我自己有些不好意思。

“多可憐，衣服破了還沒有補！（她彷彿是譏笑我，又彷彿是忘了我曾經是結了婚的人的樣子。）要不要我給你補？”她自己說後又有些害羞了。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妻子，我推辭她說：

“笑話，那敢勞你的貴手！然而心裏卻又十分想接受她的要求，卻又十分怕妻看出這破綻來；雖然我對她絕沒有愛的關係，甚至無這關係的可能，然而妻是吃醋的，這，滿成，我不用多向你解說了。

我終於沒有接受她的請求，我終於再找話來把這些事避開了。滿成，說起來我真是弱者，我除了我的正當的愛而外，我絕不敢有要所

求，我絕對不願意，除了我的夫人，再同任何一女子建築起這似乎愛的關係。我這時候，我看了一下表，已經十點鐘了，我便告辭要走。

“等一會”她說了；‘我還有話向你說呢！’說完她一面叫我在她牀後去，幫助她搬下兩個箱子來；那被壓着的第三個箱子，是一口紅漆的大皮箱 她找出鑰匙來開了這箱子以後，一面說：“這口箱子還是我母親給我的呢！所以我除了裝我自己的東西而外，什麼人的東西，也不裝的。”我聽着她說話，我出神地望着她的舉動，我想起我十四歲的時候，替我的二姊點着一支燭，望着她在箱子裏找她丈夫的衣料，那時候我真羨慕我的二姐夫……今晚我似乎又作了那樣的小兄弟了，然而她申明她箱子裏沒有別人的東西，這找的什麼呢？

滿成，你猜是甚麼？就是剛才打發人送你替我保存的這一對繡花枕頭套。她從她箱子底下把這東西找出來對我說：

‘這是我用了兩個月功夫來送你的東西；不料一作好的時候，你便離開了北京，所以保存，到了現在，老是沒有機會交給你，心裏總耿耿然的。——真謝謝呀！’

說後我很直覺地握着她的手，我們彼此半天不說話。我一放下了她的手，我如逃命似的逃了出來了。

我把這一對枕頭拿在手中，路上我就爲難了。滿成，事情很明白，你替我想想法，對於這一對枕套的處置，我該怎樣辦？送還她？不可能！拿回家裏去用！那簡直是我們夫妻的生活不幸物。你知道我的妻是著名吃醋大家！我在南京作鄭主任的秘書時，婦女解放協會的女代

表有事來會我，她還要同我大鬧一場，這事不但不知道，上海有兩個小報還引爲佳話。

我自從結了婚後，便沒有自由過一天，關於愛的話。朋友給我的信，只要像女性字跡，那便要受檢查，有一次，你同我開玩笑，你說得，你用了女性的字體給我寫了一封信，她便同我罰了一天一夜；我們簡直爲了這事不幸了。然而實在說，我又是愛我的妻子的，我非常原諒她。因此，爲要免除夫妻間的不幸，我同一切女性都斷絕往來了。

不料今天，橫來這一件不幸，我在未到密司回家去吃飯以前，我也計劃過，但我並不想便會有這樣的結果，我以為那韓先生，相當認識的韓先生一定在家，彼此也無非閒談閒談事；後對要說起來，便說是朋友招在家吃飯 談論一件社會案件……不料這樣不幸！



我非常難處的，(我甚至於想把這枕頭套送洋車夫然而我能這樣作麼?) 把這東西帶回家，我就想不出放在什麼地方妻纔看不見；書架，廚房，洗滌間，那一處她檢查不到？(她一個月最少要檢查三次。)

我小心翼翼地進了門，我問她：“太太呢？”——“看電影去了！”好呀！我心鬆下去了許多。因為現在纔十一點，她回來還得一點半：這使我有充分的時間想處理這東西的方法。最後想到寄存，(我想過拿去當舖！) 又最後才想到寄存在你，老滿的地方，你當替我嚴守秘密呀？

時間充裕(寫了這一封長信，也算夠了；末了還說一句：

“望你 嚴守秘密，東西還得保存好，定有重謝。”

因為怕她回家發生問題，即刻叫聽差給你送來了。……

我看完這封信，我又重看了那一對枕頭套：的確是的！充分女性的表現，甚且說充分愛的表現，我想老安放在自己家裏，一定會惹出事情來的；正是：

“閒來無別事，且把風月擔！”



## 金的價格

---

從十九年六月份起，標金的價格，曾飛漲到六百兩以外邊；後來的幾天，雖然低過二三十兩，然而與從前的價本比起來，最少也增了五分之二。於是一般實行金本位幣制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最近的印度等，因為他們輸出的貨品，都是以金本位定價的，所以金價高貨品便高了；從前三元錢得到手的，現在非五元不行了。

其所以如此吃虧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幣制是以銀為單位；金價高了，銀價不消說是低了，經濟上所謂“外匯”的現象，真是一落千丈，慘不可言；一塊錢十二個的法佛郎，現在只能匯得到七個了；一元二角五匯一元的日金，現在要一元九角多了；至於印度的羅比則漲到一兩一個，美國的Dollar則漲到三元以上……

於是中國人全體恐慌了，這恐慌叫做金貴銀賤的恐慌。如果不設法救濟，中國大部分的工商業都非破產不可。因為事實上中國各工廠所用的機器和許多自己沒有的原料無一不是仰給於外人；如果因了金貴而買不起這所需要的東西，工廠必會關門，商業更不用說了。

那麼非設法救濟不可。

爲了設法救濟，許多學者們發表過不少的意見，尤其是專門的經濟學者發表的意見特別多。政府也大大地注意到這件事，甚至於派了專門委員

來討論辦法。

然而金價是由三百九十兩漸次漲到五百七十兩的，這其間的過程，在時間上通共有半年之久；而這半年間，一切的辦法不但不能使金價退還原位，簡直還不能阻止牠的前進。據金融界的老同事說來，在最近三月內，金價還有六百兩以外的趨勢；那麼，怎麼辦呢？

一切的辦法都是無效的，因為根本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者壟斷了中國的各大商場；金價的漲縮，雖就是直接操縱在他們的手裏，至少是間接操縱在他們的手裏。尤其痛心的；是中國的工業不發達，簡單的機械，也非購用帝國主義的不可。同時租界內能通商自由，帝國主義者可以任意推銷他的豐富的出產，可以任意購買我們寶貴的原料；總之，以租界作了根據地的各大強國，是任意可以吸取我們的養血罷了。

其實帝國主義者的自身也陷於非常矛盾的地

位的。在必需品方面，因為金價暴漲的原故，中國自不能不屈服一下；但在消耗品方面，也就日形慘落了。日本在上海有幾家大公司，因此幾乎倒閉，現正在那裏拚命的掙扎，將來仍是同歸於盡的。不過這到底還是將來，所以不在話下。目前中國是大大的吃虧了。

## 二

新世界書店的資本，現在已達二十萬了；但在八年前，記得是由幾個文學家組織成的；當時的資本額才五千元，營業是在一條小巷子裏。然而因為這幾個文學家，都還得得青年的崇拜，於是生意是日漸發達。四年前，他們已各人攜了五千元的現金到外國留學去了，書店是請一位非文學的股東胡月初來管理。

這位新經理，是比前者更是懂得生意經。從他

接辦以來，三年之內，出書達五百種之多；營業的發達，在新書業中，可以說首屈一指；誰也不能與他競爭。

可是去年年底，金價突然漲了；胡經理對於此事，大大的用了一番心思。剛漲的一天，他便跑出去買紙；因為他想買金價未漲以前的紙，必定便宜；即使將來金價再漲，書店方面也不會受影響。然而誰知道呢，他坐着包車，在上海跑了一天，沒有一家的紙價是不會隨金價而增高的。他非常佩服這紙業界的消息比自己的消息更靈通，同時他對於這大批紙的購買與否成了問題了。

他一面走，一面想：“每個金鎊貴了三元，一令報紙差不多都貴了一塊；六十鎊的毛道林要賣八塊多了；以後出書便比較的艱難了；普通六萬字的書，成本會多三分錢，定價會多一角二分；買慣了四角半一本的讀者，看見五角七一本是不高興的。……”但是他一面又想，這金價暴漲是一件奇怪的



事情；自己不曾研究過經濟學，想來也許是交易所之流的人物在其中操縱，不久必會停息的；那麼，紙，等到金價復原以後再買罷。

這天過了。

於是他天天留心看報紙，甚至於到各錢莊各交易所去探聽消息，金價只有一天一天地漲，斷沒有停止的希望了。

紙還是非買不可，書還是非出不可。因為如果不出書，十幾萬的債是收不回來了；外埠的書局看見新世界書店已經不出書的話，便以為新世界書店要倒了，差的眼便不肯還了。

胡經理硬着頭皮，買了貴三分之一的印書洋紙；每月維持他最少出十五種書的現狀。

第一批費紙印的書，他是計劃過照比例增加定價。然而事實是使他怕了。其他照比例加價的書店，平常生意也是不錯的；近兩月來，因為書的定價貴了，書也就賣不出，於是倒閉了的有兩三家。

那麼，利息薄一點不要緊，還是不必加價罷。

果然，他的策略是很成功的，新世界的生意照常能夠維持，廣歷的年關，外賬收入了兩萬元之多，這還不算怎樣的失敗啊！

但是金錢越來越高了，到了高到五百兩的時候，書的定價再不增加簡直是會折本了。於是胡經理又躊躇了一陣；到底是加價麼不加呢？不，決不！總要想法子把這個時期度過。生意算起來是賺十幾萬，用三四萬來維持這金貴銀賤的恐慌，也不是失算啊！

政府正在那裏設法救濟了；一方面是禁止現金出口和生銀入口；一方面是要實行如印度一樣改金本位；那麼，金風潮豈不是很快就會過去麼？

好的。各家書局都佩服新世界書店。有的甚至於傳說是胡經理事前買了大批的賤價紙，所以能夠不增書的定價而能維持現狀。至於別家書店，或者是停止不再印書，或者是公然關門大吉；惟有新

世界書店巍然存在，新世界書店萬歲！

金價又漲了二十兩。

胡經理只好想補救的方法？在必要時仍然非加價不可；在不必要時，可以採取的方法是用較次的紙印書。從前用八十鎊毛道林的，現在用六十鎊的有光道林了；從前用光道林的，現在改用瑞典紙了；從前用瑞典紙的，現在改用報紙了。甚至於由頭等報紙降到二等報紙，由二等報紙降到三等報紙。

新世界書店的信用馬上掃地了。“啊，原來如此！原來他用壞紙印書來騙人，怪不得他的定價比我們低！”同業中這樣宣傳新世界書店的不是處，果然因此宣傳生意便大受了影響，雖然定價低廉，但販書者却寥寥無幾。據說近來看新書的，以女子為最多數；而女子的買書則並不十分着重內容，而專在紙張的良好，封面的美觀，印刷的清楚等。

其實新世界書店是受冤枉了。道林紙比瑞典

紙。瑞典紙比報紙，價格的相差並不很遠。金價漲了以後，即使用水一等的紙而優的定書仍不增加時，仍然會折本的。胡經理的策略，眼見失去了一萬多元的現金以後，所得的結果是書也賣不出，信用也掃地無餘。現在不但是不能再謀大利，而且從前的賬，也非常難望收回。差賬的各小書店，都藉口說（也許是真情）近來書的定價都太高，買書的人都少了；所以無法付賬。

書店的同事，股東的一部份，對於胡經理的處置，認為有失當的地方了。商場中最要緊的便是信用，信用一失，甚麼都沒有希望了。即在經理本人，也認為自己所採取的用壞紙印書的方法是失算，所以今後也有改善的必要。但改善當從那一條路走呢？還是用存紙印書而不加價呢？還是用好紙印書而加價呢？他決定不了；所以他決計採取集衆思廣益的方法，召集各同事各股東來開一次特別會議。

日期記得是在三月十八日。

早上很早的，胡經理便起了床，坐了包月的洋車，一逕到書店的編輯部去；指揮聽差掃地，擺椅子，作那種種開會的設置；自己則穿着他的嘩機長袍來回來去地走。窗外樓下便隨着熱鬧的馬路；這時候，上午九點半，因為下了一點微雨，所以行人比較地稀少。望得見新世界書店門面上，進去買書的人一個也沒有。

少頃有幾個辦事員來，這編輯部才漸漸比較熱鬧了；胡經理的心裏似乎才比較地沒有寂寞了。但是因為隔開會的時間久，所以想起來還是很無聊的，自己。

“經理今天來格早！”一個湖南口音的校對，一進來便看見胡月初，一看見他便如此直覺地說；可是這話在失意人的他聽來，好似是含了譏笑的意味一樣；於是他就更無聊了。他自己又爬了下樓，到門市部去看了一看，所有的幾百種書一動也不動

地存在書櫃裏；兩個小伙計在那裏下象棋。一見經理“格早”的來了，都收了棋，紅着臉嚇壞了。

“今天還沒有生意？”

——下雨，有甚麼生意！

——昨天沒有下雨，賣了多少書？

——賣了十幾本！”

從前每天賣一百幾十本乃至兩百本；現在相差在十倍以上了。經理苦悶着；但苦悶也不能在小伙計身上發洩，所以離開了門市部，自己找了一家飯館吃午飯；包車夫拉着一輛空車，無聊地追在後面，不在敘述之列。

他喝了一點酒，下樓時漸漸覺得有些熱了；雖然無非是暮春天氣，他仍然把帽子拿在手中，車也不坐，再折回了編輯部。

已經是下午一點半；所有的職員都來齊而且已經吃過了午飯；只是預備來參加會議的股東才來了一位，而且是股本很少，並不能算作重要的一

位。

大家不能忍耐地又等了一點鐘，超過法定時間整整一點以後。新世界書店留上海的股東都來了。一共是七位，這些都是後來才加入的新股東；可是完全非前的文學家可比了，盡是一些上海的流氓之類，家中也還有些錢……

開會了。到會人數一共是二十五位。九個股東（連經理在內）十六個職員，（連總編輯在內）開始是由經理報告說：

“現在我們的書店走到了危險的時期；現金幾乎完全沒有了；再過一個月如果外埠的匯款不到，我們便有關門的危險。現在門市部每月要七百元，營業部也要二三百元；出版部如果再要維持每月出二十種書的狀態，每月要一萬二千元；編輯部稿費一共，每月也得二千元的開銷。總計每月最少要一萬六千元的開銷；目前的現金，只能再維持一個月。現在最困難的問題是金價高了，外國紙

貴了。印出來的書如果照原來的比例定價，勢必折本；如果加價呢，顯見是沒有人買，這幾個月來爲了此事，耗去了好幾萬現金的資本，所賺得盡是一些賤項。前不久，我採取了較次一等的紙印書，外面的批評便很不好。我真不知道怎樣辦才好了。望大家發表意見。……”

大家似乎都沒有甚麼意見發表。沉默了一陣，有一個周股東才偷偷地問劉股東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金價漲了，紙價就貴了？我們又不是在用金子買東西！

——是呀！我也莫明其妙！”

半天，有一個職員說：

“頂好我們現下是不印書。等紙價便宜了以後我們再出書好了。

——這不行。”經理說。“現在我們正是信用掃地的時候，如果一不出書，外面說不定以爲我們是要倒閉了，那才危險呢！”



又沉默了一會。總編輯馮某這才說話了，他說：

“在原則上書是非出不可的，而且我們爲了挽回信用起見，甚至於還要比以前更多的書，不過定價我還是主張從低的。在原則上……我是一個窮學生出身。以我買書的心理來推己及人，我就不大管書的內容，只要他價錢便宜，我就買了。所以我主張在原則上定價要低廉。……”

這位編輯的確是窮苦學生出身，所以很知道社會情態；他雖然現在負了一點虛名，但並不驕傲；不過因爲年輕時候，他母親迷信邪說，說是額長壽便長，所以爲使額長，儘量地把額前的頭髮給他拔掉了。至今他快到四十歲了，額前就光禿了一塊；一說話時，不免一閃一閃地射入。所以說完，有幾個小職員就笑了。但是經理並不笑，經理注意聽話了。所以最末了他能反對總編輯說：

“這辦法不行。書的定價如果不照紙價增加；

那一定會折本；長此還作甚麼生意呢！

——折本，那不行！我們反對！”周股東又說了。

“金價高漲，這是暫時的現象；現在政府和私人團體正在那裏努力設法挽救了。”馮某某又說。

“馮先生，”經理的聲音中含得有力量。“你到底是一個讀書的君子。前三月我也相信金價漲是暫時的現象，所以印的書都主張不加價；現在出的書差不多賣完了，折的本越多，金價還是不會低下來！……”

聽到這裏，有一個可憐的校對，是中學還不曾畢業的貧苦學生；他說：

“金價高漲，是帝國主義用經濟壓迫我們一種明白的表現；我們為要解決這問題，除了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以後，實在是想不出辦法來。還有一層，就是對於金價高漲，也不必抱悲觀；我們可以借此機會，正好抵制外貨，提倡國貨呀！我們為

甚麼不可以用中國紙來印書呢？從前我都很主張用中國紙印書的，不過我不會發表這意見；我每次校對稿的時候，我都很難過……”

不知爲了甚麼原故，對於這位中學生校對的意見，大家都笑了。也許是他說話把臉漲紅了可笑，也許是那打倒帝國主義的陳腐可笑；也許是他不了解中國出的紙，一則不美觀，二則尺寸不合新機器用，三則根本不夠用；可笑。……總之，大家各自抱着一種理由笑了；但大家並不講出理由，而“默否認”了他的意見！結果主席的經理，也不提出建議，居然討論到別面去了。

總編輯也堅持不過失敗了，最後的勝利，還是“不折本”的原則佔了上風，一致主張用最好的紙，最好的封面印書，可是定價當因比例而增加，很簡單，大會宣告完結。

但是事情真太不如願，金價的確是有加無已，一天忽然飛到五百七十兩了。於是三百個單頁

(Page)的書，以毛道林印的，每冊實價一元六角，於是新世界書店的出書，真又開了新書業的新記錄。從來新小說雜誌這類的東西，是沒有賣到一元六角錢一本的。即以專門做竹槓的商務印書館而論，他的小說最高價格，也不會超過一元以上。何況新書店根本能與商務印書館競爭的地方，完全在定價低廉這一點上，投合了中學生的心理。現在每種書價格起碼五角了，一元一本也是平常了。於是買書的人，尤其是新世界書店買書的人，翻開一看，馬上後退；批發者也只肯揀選那便宜的幾種批十本或二十本；有時還只肯要五本，還要求六折的折扣。

果然，大會開會後，新世界書店所出的一大批書又完全失敗了，一萬元的現金，馬上化爲烏有；而廢歷的端午節一到，稿費，職員的薪水，房金，電燈，電話，房捐，以及一切種種的開銷，非三千元不能對付。外面的相傳，是新世界書店馬上要關門；

所以不但外埠的批發戶不肯把款寄來，即本埠面對面也不肯照付了；借款也沒有人信仰。於是金價高漲到六百兩的一天，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在新世界書店方面真是收了勝利，使牠關門大吉了。

### 三

“小王死了，今天早上。”小張一隻手端着檢字盒，一隻手摸着字架上的五號鉛字在那裏取一個姓王的王字？一面便想起小王來而對工頭吃吃地說了。

“今天早上？”劉工頭說。

“是呀！”

又沉默了。還各人作着各人的事，但是各人都想着這件事。小王是這印局——民權印務局——裏面的一個工友。前幾天害了腸熱症，起初是向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交涉送入醫院，結果經理不肯，只

允許每天貼一元的葯費，十八元的工資照給。現在因為無錢住醫院的原故，果然死了，剩下一個小女兒，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妻子，住在閘北一家三元錢一月的亭子間內。

“你最要想辦法，老哥！”小張想的線索和劉工頭想的線索一樣；所以時間說來湊在思路上了。劉工頭皺着眉頭說：

“不行，非想辦法不可！作工，他媽的；資本家真不是人！”

——不幹不行了；你知道，老陳也病了；我們的朋友會一個一個地死完的。

——你去打聽打聽他們，看給他幹不幹；他媽的，要幹我們大家幹才行啊！”

小張又排了幾個字：“王女士覺得這印度綢的圖案不大好，於是韻雪叫她買絲絨如何。結果買了一件四元錢的一尺的絲絨，她還不大滿意；坐在回家汽車上，她一句話也不說：韻雪這……”小張真

排不下去。他拿着檢字盒又在另外幾個工友處說了許多話，把小王死的消息完全傳遍了。四十幾個工友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忿恨的。大家都想到自己的身上來。工資和小王一樣是十八塊；負擔有的比小王還重得多。有的是還有老母親的，有的是有三個小孩子的，有的是差了幾十元的債務永遠還不清的……總之，除了三兩個無家可歸的漂流者外，無論誰也是入不敷出的；多作一個月的工，也就要多困難一個月。而且，以作工的本身而論，也就夠苦了。在一個白天還要點電燈的屋子裏，每天最少十點鐘的工作，都是站着的，而且還時常要下過細地檢查細小的鉛字，電燈的光又不強，所以大多數的排字工人，重和輕總有眼病，至於作夜工的工人，那就更其苦了。替人印日報，早上天亮就要發，晚間十二點以後才有稿子來。從十二點到天亮這時間，正是幸運兒們甜蜜地睡覺的時候，誰也想不到有人在那裏為你排印明請早你客廳中的報紙

呢！八角錢一個月啊！

作夜工是不衛生的，小王的病是從作夜工起；但明知不衛生還要作的原故，是因為夜工會多三分之一的工資。

大家一面想起這些來，一面向小張說，叫他去找到工頭想辦法：“我們大家總是服從他！”末了他們說。

小張又排了幾個字：“……他付了五十元錢的菜賬以後；又把了五元錢的酒資；於是他便挽着王女士的手下了樓；他想邀她看電影，但是她喜歡到市政廳聽音樂，結果他只得服從她的意見。殊不知在音樂場中才生產了一大風波，原來她不愛的未婚夫也在那裏呢！她於是……”這是一本小說的一段，並且似乎是很精彩的一段；小張平時也偶爾看看，也還感到興趣！但他今天只是一字一字地排了；文中的意味，完全領略不到。他只不斷地想到小王的事，想到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來去是包月



車，穿的是大綢袍子；每次請客聽說總在百元以上。而小王是住不起醫院死了，死了！誰來可憐？

“老哥！”他簡直拍了劉工頭的背一下說。“還是幹，我們非罷工不可！”

- 等一等再說！
- 還等甚麼呢？
- 商量商量！
- 甚麼時候！
- 就是今天晚上？
- 在甚麼地方？
- 在我那裏！
- 好，我來通知！”

小張把所有的排字工友都通知了。印刷部的印字工友也通知了。自然這其間也有一小部分贊成的，不過大多數是不成問題。只等夜間，夜間便有事件發生了。

八點鐘的時候，到劉工頭家裏來的人數一共

有二十多個。其實王頭的家何嘗容得下這許多人呢！他是住在淞滬鐵道的旁邊，一間破木板棚的房裏。說起來也是一連三間；但老母親和兩個妹妹住了一間；自己和老婆又住了一間；剩下中間的一間是客堂還是拉圾堆，有時簡直分不清楚。中間還供奉了劉氏祖先的牌位；左邊掛了一個觀音，右邊掛了一幅關羽；爲何會同時崇拜這兩個人，這是莫明其妙的了。

工友們到了，不但沒有坐的地方，甚至沒有站的地方。這是劉工頭事前似乎不曾想到的情況；所以他慌了說：

“這怎麼辦呢？我們到鐵路上去罷！”

——不行。我們這樣多的人，現在又是戒嚴時期；不要巡警把我們認作壞人，那才糟糕呢！

——是的，老王說得對！我們拿些站在門外，拿些站在裏面，隨便討論辦法罷。

——我們也沒有甚麼討論的。現在小王死了，

明明沒有錢養活他的老婆和他的小女兒。我們要求洪經理發給他們兩百元使用。至於我們，我們該要求以後病了便要送入醫院！

——小張，你忘了，還有更大的問題呢！現在的米已經賣二十塊錢一石，我們每月的工錢一個也沒有加！這玩意兒誰幹得下來，從前米賣十二元，我們是得十八元，現在還是十八元；我們飯也沒有吃了，衣服也沒有穿了，一輩子十八元！死了！”

說話者是一個老工人，年紀已經四十多歲了。背有些駝；動了感情的時候，比青年還要起勁。

“好，就是這樣辦罷！我去同經理交涉，要求每月加工資六元，發兩百元給小王的家，我們以後病了要入醫院！”

——好！我們擁護你，劉長根！”

因為劉長根三字說得太大一點，所人驚動了隔壁劉老母。她起了床，由門後伸出頭忽然看見許

多人，顛巍巍地說：

“根兒，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沒有甚麼，你請睡去罷。”

她咳嗽了兩聲又真睡去了。

“還有甚麼要求的沒有？”

——沒有了。

——如果求不到手呢？

——我們就罷工！

——大家罷工罷！

——幹！幹！”

這些工人都是不會加入工會的自由工人；所以一切都沒有訓練；而且對於資方的要求的條件也非常簡單而不完備。若在歐洲的大資本主義之下，這種工人未有不受驅的。好在中國有中國的特別情形，尤其是民權印務局有民權印務局的特別情形，所以事情的轉變，有着不可思議的結果。

第二天，五十個工友的代表劉長根劉丁頭，不

消說是去找着經理談判了。

洪經理剛起床不久，這時候正洗過臉在客廳中看報。“金價飛漲，凡商號倒閉者，日有數起……”他不是一个資本家的經理，他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而且還是革命家。前此，也正在革命軍中任過宣傳科長，政治部主任；政府成立後，社會局長，臨時政務委員等要職；現在因為是政見不同，所以想努力於文化事業而集合同志辦印刷局，將來還辦書店，但革命的最高原則却各派的黨人無不共同的，尤其是擁護工農利益打倒帝國主義這一點上。

事情不巧是自己反對資本主義化的各種組織，而自己正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角色；民權印務局的經理！三萬元的資本！

爲了這，所以他時時苦悶着；他看出這些工人的利益始終給印局的利益是絕對衝突的，他真不知道這社會大問題，最後到底如何解決了。所以，

他除自己的一妻一女必需的费用外，他只要能幫助工人的地方，他都答應幫助的。他幾乎成了一個改良主義者了。

這時候他看見劉長根來了，他是誠意地招待着他，問明他的來意。劉長根對於這種真實的誠懇，也十分感覺到，所以昨天的許多不平之氣，早已消亡了許多；況且洪經理還有話說呢！他說：

“我是十分誠意的把印局的困難和盤向你說出來，你要聽明白我的話。我雖不致說自己是革命家，但也還是一個革命者。從前我是幫助工人去反對資本家的；而現在，自己却作了資本家的樣子，其實是大家誤會我。現在中國的問題，並不止是勞資糾紛的問題，我是想設法幫助你們，但是我沒有辦法了。

“整個的中國，(他如演說般一樣的說了，他的口才是很好的。)完全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近來的金價，差不多制我們的死命。金一天一天的高

了，別的東西我們買不起還不用說，就是洋紙這一項，中國每年會消費幾千萬元乃至一萬萬元的數目。現在金價貴了三分之一，中國如果照以前那樣消耗紙，便會多流出幾千萬的現金。那麼，沒有法子，只好不用外國紙，怎麼辦，書店大家關門大吉。你想我們生意作得最大的一家書店，是新世界書店，現在關門了。我們每月便少三千元的收入。還有其他的書店，一共倒了十幾家，各印局都沒有法子維持了。你看得出來，這幾天我們的排字房有多少工作？金價如果再過兩個月不低下去，連我們的印局都非關門不可。沒了辦法，中國要不把帝國主義打倒，那是甚麼事情都會完的。……”

他始終像演說一樣的說下去，也總不說到結論來；劉長根等得有些不能忍耐了地問：

“我們的要求呢？”

——容後慢慢地商量；小王死了的事，我昨天也知道了；當時便付了他家下五十元。現在你們這

資方，但間接實在是因爲有租界，有帝國主義的原故。

然而劉長根却始終不能了解，不肯了解。始終認爲洪經理不是誠意。況且，眼見着經理的客廳中的一切陳設，想起自己垃圾堆似的屋子，心中反而生了忿恨。結果他說：

“如果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出了事我不負責。”

的確，也並不是劉長根的意氣用事，工友們的痛苦，也實在是很深很深的；並不是因爲小王之死以後才如此，實在早已經不得了啦。可惜洪經理也只止工人的表面，而不知工人的切身之痛。所以也是不『了解』。

人類充滿了的是誤會！所以結果他說：

‘希望你們原諒，等幾天；等我把賬目清理一下，如果有辦法，就照你們的意思辦去。

——那麼，好吧！”劉長根負了氣地了說，說後他就告辭。



想不到事情是會轉變得如此的快。劉長根把洪經理的一段話提要地告訴了各工友，各工友都認為經理是沒有誠意，所以主張從明天起一致罷工。

果然，第二天是正式罷工了；所要求的條件格外苛刻，格外不肯讓步。

可是在洪經理方面，算賬的結果，看出今後印局的前途有無限的危難。新世界書店倒閉後，五部大機器，有三部沒有東西印的；印字的工人，靠在機器的當頭看“三門街”，“七俠五義”；整天的沒有工作而還照樣的支薪水。金價的高度，如果要如此堅持一個月，連排字的工友也要空閒下來了。二千元，三千元作資本的小書店，幾乎三天總有一家倒閉的消息。印局靠書店才能維持，書店倒便是印局倒的先驅；把民權印務局這一月的損失一算，竟在兩千元以外，兩百兩銀子一月的房租，那是怎樣的可怕呀！

工人罷工了，要求是格外大了。趁此機會也關門罷，還有可收拾的殘局；結末，資本還不會受損傷，還可以保存起來作別種文化事業的運動。

於是他宣布關“民權印務局”的門。

可是這幾十個工友的生活，却為何維持呢？將來？……

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這方面算是又收大大的勝利。

#### 四

在新世界書店曾出過六種書的陸志濱，每月是靠着要在這書店拿五十元的稿費才得有飯吃，還不能說是有衣裳，有娛樂可言！

然而新世界書店突然倒了。胡經理是回了湖北，書店裏乘下價值兩萬元的書；但是因為是書，所以雖說值兩萬元，到底等如一文不值；況且各價

主對這一文不值的書，還不准誰輕易動牠呢！

按理，志濱也是債主之一，自然也有權利去分配這些書；然而一則這些書分來沒有用；再則自己是含了充分的文學家氣，也不肯去和那些什麼飯館老板呀，印刷局的會計呀，洗衣店的經理呀，……合起夥來對付這一家已倒的書店！

他只有聽從他的命運的支配，住在他的亭子間裏受着困苦過他的日子。

房錢是兩個月沒有交了；雖然每月十八元，但兩個月已不是少數，尤其在志濱身上說來，簡直是一筆很大的款子。二房東是賣水果為生的，十六元似乎並不是急需；但爲了志濱是外方人的原故，所以總懷疑他會騙了這筆債務而偷跑；這是他們的隱心之痛。所以志濱一出門，或者用報紙包了一點東西；二房東便以為攜了貴物，留了賤貨跑了；這位漂流者，於是含惡意的問道：

“陸先生，甚麼時候轉來？”

陸先生難過已極；每次出了門便想怎樣借錢也要借到手才回去；不然是難堪了。而每次是借不到錢。同鄉的幾個朋友，是比自己窮得更可憐；因為戰事的影響，家中匯款匯不到；大家在學校中把衣服也當完了。於是每次，黃昏或者晚上，志濱要回去的時候，便生怕是經過二房東那一關。然而要上亭子間，不經過又是完全不可能，說不得只好硬着頭皮回去了。

“陸先生回來了，今天怎麼樣？”這是二房東婆子的聲音。

“沒有辦法！”陸先生紅着臉說了。

這對話在表面看去是毫無意義的；而實際則是一段‘要房錢’的象徵談話。好，上了亭子間，雖然油煙的衝來，悶然的打擊，也決計不再下樓。思慮萬端，愁腸千縷；自己又是文學家，所以格外細密地感覺得到。于是他想：“這也總是我不能不達觀，所以弄成這樣，其實人類社會就是這麼一回事！一切

事情，還是怪自己浪漫所致；有錢的時候，儘量的用；沒有錢的時候，弄得來連愛人的鞋子都沒得穿的！我得努力，我該爲了她努力，爲了我自己也得努力，作文章賣錢；只要每天能寫八千字，即使五角錢一千字也有四元的收入，難道會窮麼？幹！今後不要浪漫了！”

于是他提起筆，在墨水中濺了一濺。寫甚麼呢？好，把自己這樣貧苦的生活，作爲題材，未必不能博得社會的同情？好！他開始寫了：

“他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了……。”

嗒！電燈滅了。這才九點半！他記起，每天晚上都是這時候滅電燈的；二房東說住客的電燈，照列是九點半滅掉。然而統樓上也是住客。九點半後仍然有電燈；顯見是爲了自己不交房錢的原故。交涉是得不到要領的；隨他去罷，睡了也好。

但是如何睡得着。從前作過許多美妙夢，現在實生活的壓迫，把所有夢都越逐開了；而來代替這

夢的是使人不能安眠的惡魔。“我將如何生活呢？明天飯館是再也不能去了！端午！端午不給錢……”……唉，不想他也能！這一條路！來想點美妙的問題。明天，管他的；就是沒有飯吃也到學校找她去！還是她才能安慰我。”

但是仍然睡不着。美妙的夢，始終被那甚麼電車費呀，買麵包的錢呀，這些無聊的名詞攪亂了。結果，亭子間又熱，只得快天亮才睡着了。十二點鐘才起床。

“一封快信，陸先生！”二房東以為是有人給志濱寄錢來了，這才有些笑容對待我們這位文學家。原來一看，快信正是她來的。有甚麼事呢？

“我的哥哥：

又是爲了要錢的來給原故你寫快信了。

真是無可奈何。

端午到了，所有的賬都來逼着要。北四川路的裁縫老板，特地冒了淋漓大雨來吳淞向

我要錢。借了幾個房間都借不出來；姪女又不知那兒去了。結果還是一位女同學叫娘姨到男生宿舍去借了來；然而老板還以為讓他等那樣久是故意刁難他，真是冤枉已極。

合今天的借款算起來，二十號以內，有三十塊必還的債。（姪女的賬還算在外，她雖也窮，到底可緩。）你如有一分可能的話，你便給我多找點。少了是斷乎不夠的。這般要錢的東西是非常可恨；不給錢的時候，他會急得像要他的命。如本校郵務處之要報紙錢，會立刻把臉沉下來和同學們吵架的。我太怕這般東西了，而別處又無法可想。我的滾啊，我只苦了你。我真恨死了我的家庭！斷絕我的經濟關係！……

在從前，如果萬一有甚麼如死一般重要的事情的話，志濱可以到新世界書店去告哀，乞憐，向經理先生低頭又低頭，把所有的苦哀用文學

的調子向經理說了出來，力求他的同情和了解；如此，十元八元，也可以拿到手；所以人類最低的生活，到底還能維持；而現在呢？唯一靠山的書局倒了！愛人還是照樣不了解的來信要錢？這內心的苦痛，只有自己告訴自己；求人同情麼？……

他給果寫了一封信給她說：

“……錢有辦法，請你即刻來上海；並且把那件絲絨的旗袍帶來作樣子，我與你買了一件材料……”

這簡直是滑稽已極。這封信完全是一封騙人的信。在她方面，受了騙以後，果然是帶着絲絨旗袍來會他了。

“絲絨旗袍帶來了麼？”

——帶來了。”

他問完笑了一笑；隨後他指着旗袍說：

“多謝你，我們今天靠着你有飯吃呢！”

她驚了一下：“唉？”隨後他向她解釋了。他是



預備把這衣服拿去當，料想可以當十元；可以維持十天乃至半月的生活。末了他把近來金貴銀賤的風潮波及於全國的事實講了一遍；他說明了整個的中國的痛苦，最大部分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在她方面，聽着這話，似乎還有些不相信的樣子，所以逼得他去開了書店的問題，另外舉例說。

“每個洋車夫，因為自己出不起六七十元買一部車子來拉，所以天天拉的車是租來的。在上海，這租車與人的便是外國人；從前每天要收十二角小洋，洋車夫是每兩人拉一部車子，每人每半天要出六角；而拉得的錢有多少呢？有時十角，有時八角；最好的時候可以到十五角。你想，一部車子統共值六十元或一百元；而每日的租金收到一元；天底下有這樣大的利息麼？但是這還說的過去的話。近來因為金價漲了，帝國主義者趁此機會來剝削最可憐的洋車夫。口稱金價漲了的原故，每天的車租要加到十八角。各車夫全起反對；說不定會鬧起

罷工的風潮呢！……”志濱滔滔不絕的說。

“那麼，洋車夫爲甚麼不存錢來自己買車子拉呢！……”

——所以你還是學生，而且是女學生！這社會的情況，你們真是完全不知道！洋車夫那能存起這筆款子來呢？每夫剩下的兩角或者好一點六角錢，連一家吃飯也不夠呢！但每天平均數最低的生活也到了六角；而洋車夫六角錢要維持一家，多的七八人？少的也有兩三個。……你想，怎樣能存錢買車呢？……自然也有千分之一的車夫買了車的，所謂包月車夫，有時自己就有車……”

他本想討論下去的，但看她聽得似乎有些乏味，所以停止了。她，坐在亭子閣裏只星流汗，一面拿起一把破扇搖着，一面說：

“到底怎麼辦呢？”

——總得先想法吃了飯再說。你等我去把你這件旗袍當了如何？

——隨便你。”她有些不願意的意思。但他並不顧三七二十一，他用破報紙包了這衣服下樓了。

房主人對於陸先生，到底還有些相當的尊敬。因為陸先生雖然窮，一則不是壞人，再則還有一個如此漂亮的女郎隨時來看他，也就難得之至。所以一看見他，二房東婆總是說話的；她這次又問道：

“陸先生吃過飯沒有？”

陸先生正是不會吃過飯，想預備當了衣服才同愛人去吃平民俄國菜呢！這話聽來是多難受啊，雖然話的本身未必便含了壞意。管他的，達觀點！

幾位光顧的當舖到了。他一進門，傲然地把絲絨旗袍向那高櫃上一拋。

“先生，女著的？”伙計問，

“是，怎樣？”他說。

“我們是不當女著的衣服。

——爲甚麼？

——因爲你比方不來取，女著的衣服是賣不

出的。

——那麼，當少一點錢如何？

——不行！”說完伙計似乎生了氣；而且也掉了身去接受別樁生意了。一個近視眼的，比自己還矮的，病得來快的中年婦人，手中拿了一件半新的白布短袴，自然是男著的衣服；也同樣拋上高禮台。伙計再三把這短衣看了一遍，看見毫無破綻以後，說：

“想當幾何銅鈔？”

——五百粒行麼？

——不行！

——幾何銅鈔呀？”中年婦人戰兢兢地問。

——一百粒！

——哦！兩百粒罷！

——一百二十粒，再多也不行了。

——好罷，好罷，沒有辦法。中年婦人失望的說。

志濱看見伙計去寫了當票，看見中年婦人接受了那十二枚銅子，心裏滿想去問問這女人，到底何以會只差十二個銅子也當東西。然而他不敢；他想起十二個銅子也能買四個燒餅，四個燒餅也能過一天；這女人也許兩天沒有飯吃了，正是要這錢呢；這錢就是她的生命！

他回了亭子間，想起自己還有一件襪衣服，本是預備來對付這個夏天的；無法，只得還靠了牠，果然當了兩元；結果他向他不能忍耐的愛人說：

“好罷！還去吃平民俄國菜。

——我的問題怎樣解決呢？

——管他的！有一頓算一頓。吃完我同你到吳松的鄉間去，晚一點再回學校，也許那些債主便不見你了。

## 五

“雪子：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呀！在吳淞的江邊看月亮，真是一件快事！”

——你真遠觀！看看明天就沒有飯吃了！你還要遠觀！

——要明天有飯吃。我也許不會遠觀了。

——爲甚麼？

——因爲我自己有飯吃，我也就想到別人沒有飯吃，所以難過。到了我自己也沒有飯吃的時候，我的良心上無責任可負，所以遠觀了。所以我要同你享受這月亮。窮人是享受任何幸福也是應當的，作出任何惡事來也是可以原諒的。

——我不給你談這些問題。我很奇怪你；你爲甚麼不找事作？

——找甚麼事？

——教員位豈不可以麼？

——可以？

——那麼，爲甚麼不找呢？

——雪子妹妹！你還是只知道念書，講法郎士生於1844年四月，死於1924年十月，你不知道社會壓迫人的力量！你問我說，爲甚麼不找事作，全靠賣文爲業是不行的！這等於醫生問得了貧血病的工人說：“你爲甚麼不多吃肉？”他有肉吃何至於來拉車得貧血病？我找得着教員位置何至於來賣文受氣！現在的教育界，全給那般死氣沉沉的老東西壟把持了，我們那擠得進去！

——那麼，找找小官來作，你不是在政治上有許多朋友麼？

——小官作？

——你看，你又不屑了；你不可過於唱高調。

...

——你誤會了我。我從前的確是唱高調，但到了沒有飯吃是一切都屈服了。爲了吃飯，小官作作也可以；貧官污吏，土豪劣紳，作作也可以，我說過，窮人作任何事也都可以原諒的。只是何處來的

這機會呢？我們只有機會看這吳淞的月亮！看罷，我的妹妹！”

他們不說了。彼此真爲了這美的引誘，忘懷了時間，忘懷了一切憂愁與不幸。眼前的只是一片銀色的月亮，照臨江水；江水被風吹起的波浪，迎着這月光，成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美。她是不曾意識到時間已經很晚了；他雖然意識到，但也並不知道這時間的晚，到到底了如何的程度。所以他們大家如作着夢一樣地談着；談到最後的遊人也歸去了的時候。

“我們沿着這江邊走一走罷！”他提議說。

她同意了。他們沿着江邊走了很久，忽然看見一條小溝，溝的兩旁有着映月的楊柳，美極了的樣子被風吹動着。她是好奇的，她想沿着這楊柳岸走去。他自然是不成問題地帶了她去。可惜行不遠，溝也完了，楊柳也完了。眼前是一片蘆葦，蘆葦深處似乎有人行動的光景。呀！這是甚麼呢？她怕了



他安心她說，這也許是夜不宿的蝙蝠之類的小動物；至多也無非是一條野狗或其他的東西。

不，果然是人，而且大叫呢；

‘站着，再走一步看槍！’

她嚇得昏了，一下抱着他，一看也不敢看。

“你是甚麼人？”那聲音越來越近地說了。結末是從蘆葦中出來了幾條好漢。一下把他和她捉着兩隻手槍對準他們的頭顱，把他們生拉活扯的弄進了蘆葦深處。裏面原來並不是蘆葦，而是三批小茅草房；還是北方式的土牆。裏面點了幾乎不可見的燈光。

有一條好漢進去了一下，迎面又出來了兩條好漢。他們開口就說：

“捉到了？搜他們身上有沒有手槍。”

搜了一陣，沒有。

“拿去打靶了就是！第一條好漢又說了。

“甚麼？打靶？你們無非是想我的錢，那麼我把

我的錢都給你們就是；用不着打死我！’志濱神志清醒過來，明白這些人全是土匪，所以如此說了。

‘誰要你的狗臭錢！你這狗東西，你給外國人當走狗你想來偵探我們；你曉得我們天天在偵探你呢！今天落到我們的手，有何話說？老張，弄去打靶！’

——這女人呢？

——也一起幹了她！她還不是女偵探！

其實這位女偵探早嚇得魂不附體了；她只是無意識地哭；整個地歇斯特利症完全發作了，志濱看見他們誤會了自己是巡捕房派來的偵探，也有些不能自主地申辯說：

‘我們是一對遊玩的人，我同她是夫妻。我們並不是偵探。你看我們並沒有槍！’

——是的，沒有槍。近來的偵探借這遊玩的方法，來偵探我們的地方！你是遊人？現在已經一點鐘了，你曉得麼？你住甚麼地方！你們爲甚麼不

回家……”

志濱笑了。他說：

“總之，我在你們的手裏；要槍斃我好不容易，所以請你們讓我自己把一切話都說說，先把我的妻子弄清醒過來；（她嚇壞了。）我說得你們滿意罷，請放了我；不滿意呢，槍斃了我。”

幾個弟兄有些感動了。志濱乘此機會就說明他姓陸，他是廣東人，他住在上海已經十幾年了，平常便靠賣文字生活，他的父母兄弟都沒有了，是一個可憐的孤人。這位嚇得沒了命的女郎，實在還不會同他結婚而是他的好朋友。隨後把他們兩人如何認識，如何成了一對絕不相棄的朋友，她的家庭因了這事斷絕了她的經濟來源；所以他們近來的生活很苦。至於這生活的苦況，志濱更用了寫小說的調子，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今天之所以兩人這樣夜深還不想回去的原因，一方面自然是貪戀這臭澀的風聲；一方面也是為想贖債的原故……

這些土匪弟兄們看見他說話如此流暢，也一個個都聽入了神，而掉轉心思來尊敬這位讀書君子。大哥並且命令弟兄們不必再捉着他，請他們到草屋中坐下。

他們進的是正中一批草房。正中有一張桃園結義的畫像。有一張桌子，七八個凳子；不倫不類地左旁安了一條軍用帆布床。床上的被蓋草蓆也都是髒而且破的樣子，想見他們的生活也未必舒適。

志濱把凳子放在床上躺了一躺，她似乎有些平靜了。

“這都是些好朋友，你靜靜地躺一躺罷！”志濱向她說，她點了一點頭，仍然有些夢遊病者的態度。

“陸先生，聽你說的話，你似乎的確不是偵探的樣子；我們可以放你回去，只是你不要洩漏我們的祕密。”

——不行，不洩漏是不行的，非洩漏不可！

——那麼，你是偵探了；還是搶斃了你！

志濱看見說話者生了氣，他於是笑了。隨後才向他們解釋說，說他是一個小說家，說他要洩漏他們的秘密並不是向官府告發，而是向全社會宣佈，說這社會上一切死罪者，也並不是甘願，都是社會被迫使他們如此，末了他更說明尤其是中國的地方，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次金貴銀賤的風潮一鬧起來，甚麼人都沒有飯吃了。他並把新世界書局的倒閉事作了舉例，而說明自己便是確實受影響的一人。

“哦，你就是陸志濱先生麼？我是一個印刷局的工人，我排過你很有好幾本書的稿子。原來就是你：朋友們，這位陸先生的書作得很好，他的確不是偵探，我可以担保。”

——你還是排字工人？

——我們好幾位都是排字工人。我們明白向

你說罷，我們都是民權印務局的排字工人。我們因為罷工完全失敗；家裏的兒呀，女呀，老婆呀，等着要飯吃，實在沒有辦法，所以來幹這事情了。我們這裏的弟兄一共十幾位，只有兩三個老門子，手槍也是他們借我的。我們也怕是死，但餓死也不是辦法呀！

——我說過，我要把你們的祕密洩漏給社會，就是說想把你們為甚麼來作土匪的原因完全寫成小說，叫社會上的人讀了我的小說便給你們的同情，希望你們不要怕我，把實情實話告訴我們，我便——地照你們的話寫在小說裏面去……

——那麼，別人讀了你的小說豈不照了你的姓名地方來捕我們麼？

——哈哈！我那裏會把真姓名真地方說出來呀？比方說你們這裏是吳淞，我便說是龍華，比方你姓劉，我便說你姓胡，姓馬，這不很明白麼？哈哈！

——哦！

——那麼，我來告訴陸先生。我是一個拉洋車的，我名叫張福善。我就是龍華人。我的氣力不算大，也不算小。我每天在法租界拉車。我同這位老劉，兩人共同租一部車子。一天租車錢是九角；每人出四角半；有時他拉上半年，有時我拉上半年生意好的時候，可以拉到十五個角子；不好呢。只夠租錢，算是白拉了一天車。……我的家裏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有一個老婆，都給人作媳婦去了，每個月可以拿五六元回來。還有一個老母親，天天留在家裏看我那幾個小孩子。你想這一家許多人，一天平常弄五角六角回家。怎麼夠用。大人餓還不要緊，小孩子餓起來真可憐。天氣又熱，前一個月小孩子都病了。那有甚麼辦法，看見死了一個，可憐一付藥也沒有吃過！要說到冬天，那才可憐呢！小孩子凍得來不敢出門，大家穿一件破衣服擠在床上。想起來和狗兒子差不多。火也沒有錢生，兩碗

稀飯就過一天。我自己呢？有時拉午班車，到了晚上十二點鐘才交班；交了班後，天可憐見着我呀；十五里地，我要從上海走向龍華；夜裏廂又冷，風吹來真是要命過！買傘老兒手遮蔭，拉車人沒有車坐；這世界成何世界！”他突然停止了，大大地想哭的樣子。

“唉！你爲甚麼來幹這生意的話你還沒有說出來呢？”  
志濱問。

“哦，我忘了。我不是說我們拉的車子都是租來的麼？這租車給我們的全是外國人；從前每天的車租，已經貴得要命，現在他們說甚麼金子貴了，每天要增加四角洋銅。我不知道這是甚麼原故，爲甚麼金價貴了，洋車租價也會貴起來。可是我們拉車的就不能加人的價錢。一趟車要加了半角洋是誰也不肯坐你的了。這樣，我們一班車要多出兩角，我們就拉不下來了。先生，在你們也許兩個洋



是算不得甚麼罷？可是在我們多出兩個洋等于多出半條命了！現在天氣又熱，坐車的人又少了；我們一天拉不出租錢來的時候很多。後來，從法租界到華界又開了一部公共汽車，我們的生意更落下來，完全沒有辦法了。我向你說過我一家有六口人，丁要問我要飯吃；車拉不出錢來，真叫我們甚麼事也肯幹了。有一天，他們兩位（他指着屋角上的一個麻子一個對眼說。）來約我，他們本是我從前認得的；叫我去參加工會，反對公共汽車；我去了。那裏有工會呢？四五個人，都有手槍；說是要我同去打公共汽車；我想打一打這汽車也是好洩我心頭恨，我去了。……

“我們一同去，在一條人少的路上，晚間，我們跳上了一部公共汽車，老李便用手槍把開車的賣票的都看着。大家原來不是來打汽車，他們是來搶人的；他們也叫我幹，我不曉得爲甚麼，也高興幹了。我們一共搶到了幾百塊大洋。我們跑了。後

面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快，巡捕追了來了。他們把我們的伙計捉了兩個去，現在還不知是死是活呢！我們中國人落在外國人的手裏，還有甚麼話說！我自己呢，也帶了傷；還好，我分到二十多塊錢，我的老母兒女都有飯吃了，所以我現在決計幹這玩意兒；死也便死在牠的身上！”

他完全停止了！用一條很黃的手巾，揩了一揩額上的汗；雖然他的口才還算不錯，然而說一段長話到底吃力了。志濱誇獎他說：

“你說的很好了。我如果能夠把你說的話照樣寫出來，別人總會感動的。貴族，資本家，帝國主義，他們如果萬一能讀到我的小說，知道這社會上還有如此窮困的人，他們也該當覺悟了。

——我們這種強盜的生易，不是不好麼？

——好的。我說過，一個人到了沒有飯吃的時候，作甚麼事都是可以原諒的。目前中國人，除了少數的特殊階級以外，整個的是受了外國人帝國

主義的壓迫，所以在五年之內，說不定會弄到大家都沒有飯吃，我也是沒有飯吃的一個呢！現在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條是給你們一樣去搶人，但這終于不是正當的辦法。所以最好是第二條路，打倒帝國主義。”……

志濱越往前說。看見他們了解的程度越低，所以他不說了；他只問道：

“你們誰還肯來說，把你們的事都如剛才張先生一樣告訴我。”

半天沒有人說。結果還是那位瘋子說了一句：

“我同他的事都和老張差不多；從前也還不是拉車的……”

最後，因為志濱追問了許久，也有幾個出來說明他們的生活情態的。但都因為不及剛才老張說得好，所以概念很不清楚。大致的意味不外因為窮得沒有辦法，才來作這生意。其間有幾個原是印刷局工人，有兩個是紗廠工人；有三四是無父，無母，

無家室，無親戚，無朋友，無有飯吃的上海的小別三。最初他們還是小偷，隨後便大偷；隨後因為由巡捕處買到了手槍，所以他們拚了。志濱很不了解，爲甚麼巡捕會賣手槍給土匪；巡捕不是租界中保護人民的麼？他們反賣手槍給土匪，這話從何說起啊！

“那有甚麼奇怪呢？他們拿看土匪，可以報功得賞；他們把我們手槍收去便又拿來賣給我們，這還不是錢麼？人爲財死！他們拿土匪的目的，難道真是爲租界裏的居民麼？他們暗暗讓小別三去作土匪，他們又明明白白地去拿他們。我們是養豬來殺，巡捕是養土匪來殺，一樣的。”

志濱在理論上知道帝國主義的可恨，這是不用說；但不知這許多黑暗的行爲啊！許多人以為住在租界裏便是安穩；看啦，巡捕還賣手槍與土匪呢！

志濱因爲同他們說得很有趣味，竟然忘去了

躺在行軍床上的他的愛人。他等那些人都說完以後，他一直把中國的社會情態，把他自己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用了純粹文學者的口氣，再比剛才細細地向他們說了一番。他們沒有一個不感動的。爲了同情他，爲了憐勞他，他們贈了他十元，使他不致于馬上沒有飯吃。他並不客氣，接受了這錢，他把雪子叫醒；他辭別了衆位弟兄；他扶着仍然含了恐怖必情的她走出蘆葦以後，東方是快發白了。

他把昨夜的經過，完完全全地告訴了雪子，雪子這才如夢初醒。可是立刻非常銳敏地批評志強說：

『你怎麼會受他們的錢呢？我們雖窮，難道還須要土匪來幫助我們麼？』

——雪妹，我說你始終不了解我；土匪？爲了不甘餓死而用自己的力量去得錢來，這是光明；稍有剩餘便用以救濟別人，這是正大；因爲同情我的不幸而贈送我，這是情感，信任我不會是叛人，這

是天真，這樣的錢我爲甚麼不受呢？

——總之，你有些鼓勵土匪的嫌疑。

不，我並不鼓勵他們。但在這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原諒他們。整個的中國，如果能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掙扎出來，民生問題就有了解決，那時你要人去作土匪，誰也不肯呢！以爲土匪生活是一種好生活麼？比我們還苦呢！生命的恐怖……”

志濟正要說下去的時候，眼見東方發了紅色了。在一顆很美的映在水邊的老楊柳樹底下，却非常殺風景地輪臥着一個白髮老頭子。遠看似乎是死人；近看並不曾死；而且還向志濟們要錢呢。

“老爺，太太，救我一命，我這老命不得了呀！無兒無女的孤人，老爺太太……”

志濟看見這老頭兒著實可憐，於是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一面狠命地搖着，一面說：

“朋友，我們大家都是餓飯的人！我輩才得到十元，分一半給你用罷！”

說完，他果然分了一張五元的鈔票給這位老頭子，並且恐怕他一向沒有見過鈔票，還告訴了他的使用法。然後走了。

離開老楊柳樹行不多遠，太陽出了一線了。又不遠，似乎有幾個趕早的行人，在那裏區區地說話，眼見着這些人越來越近，近到與志濱他們側身而過的時候，幾個人全拿出手槍來，一下把他們倆捉着，而且說：

“到捕房去！”

——你們是甚麼人？

——我們是總捕房派來的便衣巡捕！”

果然是便衣巡捕，近看，便可以看見他們的裏面藏着的職服；其間只有一個道地帝國主義者外，其餘都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中國人。雲子今天因為有經驗，恐怕的程度不及昨夜，於是她問道：

“爲甚麼要來捕我們呢？”

——還問爲甚麼？我們已經在這裏偵探兩天

了。爲甚麼，你們自己明白！

——真不明白！請告訴我們！

——你們是反對帝國主義同盟會的暗殺團

麼？你們以爲癡在吳淞，我們就不知道麼？

——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錯至死也要反對但我却不是同盟會的會員，也不是暗殺團的團員不過，我請問你們這些狗東西，有沒有心肝！帝國主義已經壓迫我們的同胞到這步程度，你們爲甚麼還替他來殺你同胞。你們爲了一月四十元便把良心喪盡麼？

——誰給你講這些！你已經承認你是反帝國主義，好！走！到捕房去！……

（完）





## 時裝競賽會

不消說，這時候我是剛從巴黎回來，又在故鄉的省會作着政治的生活，在經濟方面自然有着寬裕的地步，在時間方面，也還受得並不怎樣匆忙。因此，我同我的愛人，時常有充分見面的機會；或者在她家裏，或者在我家裏。

然而正因為這見面太久，太多，彼此常常尋不出甚麼消遣的事來作，雖然彼此也未必是對於愛的乏味；不過這無法消遣那如年的長日，確是事實

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有一天，我對她說了：

我們來找找事情消遣罷，和妹。

——但是找甚麼事呢？

——還來同我下下圍棋如何呢？

——我總是下不過你，所以也不想下了。

在戀愛的過程中找不著事情作，恐怕說起來比完全沒有戀愛還要更其容易感到生活的單調罷。我坐了好久，我在我的書房中走了好幾個圈子。她看的小說也從書架上取出來看過，她學校的講義也翻過，她的鋼筆也拿在手上過，完了，整個的屋子已被我翻遍以後，那無事可作的情態，仍然是無事可作。到最後，我才想起說：

“讓我來替你盪盪頭髮如何？”

——趁早別說這個罷？前回不是把我的頭髮痛了麼？”

這是實話。雖然我自己並不見得便是一個笨

人，但說也奇怪，對於燙頭髮這件事，也總是學不會。想到自己曾經去過巴黎，對於時髦女子也見過不少，但這一點不會，真叫我非常慚愧。不過我生平是不輸志氣的，正因為這，我才如此說：

“燙痛了頭是一件事，燙得好不好又是一件事！”

——好？哈，哈！夠了！如果真的燙得好，我的頭痛了也不要緊。

——試試看！”我萬分沒有把握地提起勇氣說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織焉；子有頭髮不使人試燙焉。”她更其輕視我的說了。說完她又笑起來。

“總之試試看！”

——燙壞了輸甚麼？

——從此以後，再不敢在你名下誇口說我會燙頭髮。

——好吧！”

說完，她果然去取出她燙頭髮的一切東西，認

了真的要試試我的手段。實在說我的手段又何用可試？燙得不好，是早已試過的；這一點她也未嘗不知道；不過，實在是苦悶的光陰難以消遣，借此來對付對付罷了。

“好，今天我就破了犧牲我的頭髮，我就沒有主意，看你自己給我燙成甚樣子。”她這樣說。

這真使我為難了。我以為無執剪，她自己來出樣式；殊不知她這樣難！我自然不好承認說我不會，我只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地開始工作了；

小陸，這的確是巴黎最新的式樣。以下我再加上一點東西，就完全了。這叫作‘飛燕捲浪’式，在巴黎，在一九二八的巴黎，算是最時髦了。我不是才回來麼？我臨行時，這式樣還正流行呢！”

“唉！……”她在我燙了幾剪以後，乾嘶嘶地叫了。我以為一定又是燙痛了她的那一塊頭皮，我神經過敏地安慰她說：

“啊，親愛的，忍耐一會兒，我替你吹吹。”我說

完，真如哄小孩子一樣吹着她蓬鬆然而無秩序的頭髮；普通這樣便是表示使痛處變為不痛的意思。

“誰要你吹？你看，你給我造成甚麼樣子了！”

這一下我才明白她叫的意思。原來，由於我笨拙的手腕，我把她的頭髮正中頂的數百根造成了一個大圈，如鷓立雞羣地般立在各頭髮的正中；想起來真是怪難看極了。然而我能這樣承認麼？在愛人面前！我於是胡說八道地說道：

“不要鬧，包你好，我給你造的是巴黎最新式樣呢！”

——巴黎最新式樣？他有些懷疑而又有些受了催眠的樣子。

“可不是麼？”我騎虎不能下背地往前說了。

“就是這樣？”他再追問一句。

“自然還有……”我說後才想辦法。辦法當然是很艱難的；巴黎根本就沒有這式樣。雖然在雨耳的旁邊，有人也把頭髮造成一團過，然而那地方是

稱爲“鬚角”，圈，自然是可以的。我現在所畫的是正中的一圈：我畫錯了！

別錯算錯罷！

“小陸，這的確是巴黎最新的式樣。以下我再加上一點東西，就完全了。這叫作‘飛燕捲浪’式。在巴黎，在一九二八的巴黎，算是最時髦了。我不是才回來的麼？我臨行時這式樣還正流行呢！”

我時說話那種堅信而又自然的態度，使得她不能不想信了。然而在表面上，她總是表示不信任我的樣子，而內心裏却是專意等着我把那最後一點‘東西’畫完。我並非不知道他的用意；論講勾心鬥角說起來，我本可以停剪不畫，他一定還會來求我。然而男子却以裝愚來故意墮入女人的奸計爲快樂，因此我也就樂得再用他的頭髮作我談話的試驗品。我從他正頂中的一個圓圈畫起，繼續還畫了一個較小的圈，一直漸漸地小下去小到了額部，一共有五個圈。我說：

“煩哪，這就是飛燕捲浪式！”

——巴黎女人都帶這樣的頭麼？

——自然是一部分，因為如果要全體都帶這樣的頭，這頭還能夠時髦麼？在中國，我敢保險你是第一個！

——上海沒有先摹倣麼？

——上海全是學美國巴黎的飛燕式樣，她們反不放在眼底！這是上海的一大錯誤！所以你要我們這樣的省會，再能取用這樣的頭，更能為上海而生之了。

我的她沒有甚麼話說，拌着他奇怪的‘飛燕捲浪’同我去看電影。路上，我心裏好過意不去；欺騙了他；然而在他，似乎還很得意的樣子。

過了大致還不到一個多月，我偶然在新修的馬路上走的時候，時而總要見着三兩女子，帶着我那新發明的‘飛燕捲浪’在街上提來提去。最初我以為這幾個女士一定是我愛入小陸的朋友，所以才



肯輕易來嘗試我那由說語而創造出來的式樣。不料下細一看，都不是的。馬路上算起來，燙這樣頭的女士，已經不可計數了。

回到我住宿的房子時候，我想：這事情也值不得怎樣的驚呀。這不是很明白麼？我的愛人小陸現在已回了學校，最初她想是向人誇講她的新樣式的頭；（這裏我要附加說明的是，自從我那次撒謊以後，我的小陸，燙的頭一直是一飛燕捲浪式。）於是她的朋友先摹倣她的朋友，這樣來，自然是可能的，甚至于人人都燙同樣的頭。不過，最可笑的是這頭是我的一句說話，大家居然相信他是巴黎式啊！

這天恰巧，我的她陸和妹又來找我，我于是在溫存了她的辛苦以後，說：

你看，我給你燙的頭髮如何？這還不到兩月，全城都遍了！你的宣傳力量真不錯！

宣傳？誰宣傳！真是倒黴！我爲了你給我燙的

這巴黎式，真是麻煩死了。剛一進學校的時候，我不燙頭髮則已，一燙總是十幾個人圍攏來，都想學做我的樣式。我氣不過，後來甚至于半夜燙頭髮，一天晚上把手也燒了。然而你以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一切麻煩麼？那才不然！半夜也有人來看我。姑而是偷偷摸摸，繼而是明明白白，終于是正式開口要我替他燙了。真把我氣死了；

“替他們燙還有甚麼關係！”

“沒關係？費去時間和精力還不說，結果還得受人罵？”

“怎麼呢？”

“你到法國去了這多年才回來，你真不知道我們這省城的風俗變成甚麼樣子！所有的女子，尤其是我們都華大學的女同學，差不多天天想學時髦。說聲上海的樣式到了，第二天便全城摹倣起上海來。

說聲巴黎樣式麼？那便非常天摹倣不可了。這

一次我頭髮的式樣，本想守密密的，不料說話不慎便露出了真情，所以大家拚死拚活的非摹仿不可了。

“讓她們摹仿摹仿又算甚麼呢？”

“本來算不了甚麼。不過她們有一件最不滿人意的地方是：比如說她今天摹仿了你，明天她作好了，反向別人說是你摹仿她，不信，你以後遇着這盪飛燕捲浪頭的女子，你問一問她是誰先發明的，她一定要說是她了。說完，她還會罵別人摹仿她！”

——我不信你的話；你現在是怕我悶氣，所以故意說這話來安慰我。

——朋友，的確不是如此。巴黎的確沒有這樣的樣式！

——你還要騙我！

——我騙你的時候，你到信以為真，我把真話說出來以後，你到說是在騙你了。

小陸是越說越生氣，似乎對於她的同學們，大

有深惡而痛絕的樣子。我心裏想，這算甚麼呢？其實這式樣還是我一句謊語造成的呢！有甚麼可貴呢？然而虛榮充滿了內心的她，總是斷乎想不到這一點而遠觀下去的。我想，還是把這謎弄破罷，我於是向她說：

實在告訴你，這式樣巴黎並沒有；是我一人隨便想出來的；把這話說出去，那簡直是一樁玩笑。我想信這這樣頭髮的女士會慚愧無以自容！

——我不信你的話；你現在是怕我悶氣，所以故意說這話來安慰我。

——朋友，的確不是如此。巴黎的確沒有這樣的樣式！

你還要騙我！

我騙你的時候，你到信以為真，我把真話說出來以後，你到說是在騙你了！

——你不騙我？一個同學，她是剛從上海回來的；他說他上海理髮館裏就看見有這樣頭的式樣，

巴黎一定是有的。

——那麼，她何以不燙這樣式呢？

——她說她不喜歡，那時候。

——“那麼，現在呢？”

——現在她學我了。

——實在告訴你，小陸，巴黎真沒有這樣的燙頭法，那是我一時想出來的。你的到過上海的那位同學的說話，無非是虛榮心使她如此作假。實在，我敢大胆保險說，上海，無論是社會上，無論是在理髮師的模範本裏，這樣的頭髮是斷乎不會存在的。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在俄國，從前大家都以為能說法國話為榮幸。有一次有一羣法國戲子到俄國去演戲。自然演法文戲。那些看客一個懂法文的也沒有。可是出了門，彼此都裝作看懂了的樣子。“今天的戲還好麼？”

“很好。”大家如此虛假地對答着回家，其實個人心中都是看不懂那戲情的，只是大家都不敢承

認出來。你的朋友說她在上海看見過這式樣，便是這俄國人看法國戲的心理！

——實在說，阿林，我最不喜歡你的，便是你總愛找理由來證實你的話是真的。當其你騙我的時候，你總不肯直接承認出來說是你在騙我。你總要各方面去拉理由來證明你自己的話對。甚麼小說啦故事啦，神話啦，你都要他用來作你的理由的根據。剛才這一位俄國人看法國戲的事，不是小說上的材料麼？

——小說固然是小說，但他却能烘脫出人生的意味來，人生的確是如此愛慕虛榮的，

——不要多說了罷，把問題越說越遠了。

真的，再要說是把問題說到遠來不近人情的程度了，連我自己也覺得那樣是十分乏味。不過要不說，我心中也總覺有無限的苦悶。自己說出一句假話，自己這樣開心見腸地想說明從前說的是假話都辦不到，這人類的誤會到底是怎樣的大啊！那

麼，人類簡直可以說，沒有‘我’的標準，只有‘他’的標準了。他以為怎樣，你就讓他以為怎樣罷！他覺得我說的是假話，我便說我果然在說假話；他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我便公然承認我說的是真話好了。這真假有甚麼標準呢？我一定同我愛人爭論這一點，我是未免太傻了？何況使得她不高興！

我正在這裏苦悶的時候，一個朋友忽然來了；這朋友算是解救了我，我相信這時候如果不是他來，我同我的愛人說不定要說到生氣的地步。

這個朋友姓陳，號秋心，也是一個法國同學，比我回國早一隻船，不過比我回家鄉却還晚幾天；因為他在上海住得比我久一點。

我的愛人雖然自己直接不認識秋心，但從前我也曾經同她講到過這個朋友。見面後，他便誇講小陸盪的頭髮。

“這是巴黎式樣呢！陳先生，是麼？”

這時候我非常希望秋心回答她說巴黎並沒有

這式樣呢，然而秋心却不這樣回答：他只說：

“是的，巴黎正時髦着呢！我回國的時候！”

“如何？”我的愛人勝利似地望着我。我沒有話可說了。

坐了一陣，我們還談了許多別的問題；不過因為與這件事情無關，所以也不必多說了。

末了，差不多在點燈的時候，秋心才告辭回家，我送他出門，我把關於這一次燙頭髮的經過略略向他說了，最後責備他說：

“你為甚麼不回答她說巴黎並沒有這式樣呢？”

——朋友，你不知道女人的心理。她作着迷夢，你頂好不要呼醒她；他不覺悟的時候，最好你讓她不覺悟。她喜歡的東西，你便說好；她說她的頭髮是巴黎式，你最好說：這是巴黎最好的樣式呢！

——那麼，女人始終是蒙蔽的，

——要這樣她們才有幸福可言！



——不然呢？

——牠們失去了她們的夢。她們會痛苦死了。

送了朋友去了以後，我才有些明白了這女人的心理。

天氣是有些涼意了；早上起來，僅僅穿着那薄薄的日本式衣服是不足以禦寒了。雖然也有太陽從東方出來，但意思却是澹淡然，毫沒有熱烈的表示。庭院中的梧桐，蕭蕭地落牠的黃葉；如果我是詩人，或者我會起秋的詩意；然而我是俗人，我只有望着那梧桐落牠的黃葉；我一聲不響地望着那梧桐落牠的黃葉。

在空空的心中，在毫不為外物所誘的那一剎那，我們是感到平安而幸福了；然而心真能空麼？真不為外物所誘麼？一想到周圍的一切，一想到庭院，一想到梧桐，一想到楊柳，一想到秋的海棠，一想到她，一想到人類，我不禁凄然而下淚了。

於是，我不忍看那使我墮淚的景象，我又造

去，進屋子去重新又躺在床上了。不知怎麼，躺了不久，似夢非夢的，看見一個人影子進來。

“是誰”我問。

“是誰”明明是她聲音。是她，是我的她，小陸和。

“小陸，你這樣早就來了？”

她並不回答我，一下躺在我的懷中就哭了。所有這些印象，似乎是非常意外的；說不是夢，幾乎不能使人相信；說是夢我為甚麼各種官感都是清楚的呢？我看着我的她的飛燕捲浪式的頭髮，我摸着她的瘦弱的腰肢，我嘗着她的嘴唇上的甜味，我甚至于嗅着她的脂粉的香氣。有這各種官感證實的印象，即使是夢，這夢也太實在了罷！

“爲甚麼哭呀？爲要再加一層理證 實我不在作夢，我大聲地問了。

她總不說，我雖然頂不喜歡心理學這種科學，但是我也常常愛聽朋友談談這關於心理學上的

問題。我也從這裏面知道每個女子都是神經過敏的，小題大做的，一件極不關重要的事可以使她痛哭的。這在醫生就要誇大其詞的說，說她們犯了所謂歇斯利病；不過，在我想這是女性通常的習慣罷了，無所謂病不病。

“你這樣哭，一定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罷，你儘管說出來我替你解釋如何？你快些說呀！”

她說了。如果一個人知道她說的是甚麼，這人一定會大笑而特笑的。原來哭她的非為別事，還是為她的“飛燕捲浪”式的頭。說是她有一個姓張的同學，這同學的大哥是最近最近才從巴黎回來；這位大哥說巴黎果然有這樣的樣式，不過人家並不穿旗袍，而要穿一種飛燕捲浪式的西裝。“陸和穿着旗袍帶那樣的頭，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謂東施效顰，適增其醜了。”這是張大哥及其妹罵她的，使她最難堪的話。

其實這位姓張的我並不認識，他說的當然是

一片謊語。巴黎根本無飛燕捲浪式的頭，何來飛燕捲浪式的衣？但我爲要安穩我的她起見，我將計就計地說：

“這位姓張的是不是簡陽人？”我裝着有把握的樣子在這裏瞎猜；因爲法國的同學簡陽人不少的原故，我就夢他一夢。

“不是，說是百陽人呢”。說她。

“啊，是的，是的，我記錯了；百陽與簡陽我常常弄不清楚。說到這位姓張的，真該把人笑死。他敢談巴黎樣式！他在法國的時候，我們同學都叫他作張土頭。他在巴黎，戲園也不敢遊。跳舞場也不敢去，見着女人就臉紅；他還敢談論甚麼飛燕捲浪式！”

末了，我還故意造出許多奇醜的形容詞來，形容他的身材相貌，忌想言行。這樣，和妹算是不罵了。可是她說：

“你不用管張土頭他自己如何土，你且告訴我

那飛燕捲浪式的衣服是個甚麼樣子。

——實在告訴你，飛燕捲浪四個字是我信口說出來的，巴黎那有甚麼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你只要從字面着想，“飛燕捲浪”四字法文裏頭有沒有？實在……

——不用再說了！你前次不是說那飛燕捲浪式的頭是你自己創造的麼？何故你的同學都說巴黎果真有這樣的頭呢？那天是你親耳聽見的，該不是我說假話？現在你又說沒有這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了。我曉得你的心理，你是怕麻煩！……”

這使我非常為難了。如果我再要辯論，事情一定會弄不出結果，前次頭髮的問題已經有先例了，而且，還有一事是使口最難於開口的，是和妹縫衣服的錢，大多數都是我供給的。如果我要不肯承認巴黎有飛燕捲浪式的時裝，她或者會懷疑我捨不得錢……這一來，我們的愛根本還會動搖。我只好說：

“飛燕捲浪式的衣服有是有，只是我也記不大清楚了。

——你看，你是多矛盾啊！剛才不是還說沒有？現在說有了。有沒有是一件事，記不記得清楚又是一件事？有沒有？有沒有？

——有，有！

——剛才爲甚麼說沒有？胡說，該打嘴？她笑了，她這一下才笑了！只要買得愛人笑，犧牲了甚麼也都可以罷！我看見她笑，我不失悔我剛才說謊話了。我於是再說一步說：

那衣服的式樣，我還有呢！只是一時不容易找着。剛才故意要你急，故意騙你的。

——故意騙我？你看結果到底誰騙着誰！

——不知是誰騙着誰！

——不用廢話！你快把那圖樣找出來。

——好。

說完，我故意翻了一下箱子，故意裝着失物找

不着而着急的神情。過了很久，我才說：

“我恐怕是找不着了。今天晚上我慢慢地想想看，也許放在別處去了。如果找不着呢，由我來把那式樣畫出來如何？”

我本來是怕她立刻就要，那我就窮于應付了；可是還好，她這次看我找東西着實找得太累，她讓步了；可是她讓步也有一定的限度，末了她還是說：

“我現在要回學校去了，圖樣我明天清早來取。”

#### 四

在小陸去了以後的一點鐘，我都在房子中走來走去。素來不注意女人裝束的我，要叫我在這一夜之中想出一件衣服之新式樣來，這比中學生過大考還要艱難些罷！然而說起來，又是愛人命令的工作，又是自己惹下的大禍，這怨氣又怪誰來呢？

我只有搜索枯腸地想方法，我想起許多巴黎

的景象來，植物園中的獅子，魯夫耳的油漆，地道車裏的廣告，我都想到了。我甚至可想到我們那扒了手的校長，近視眼的校長夫人，胖得來連骨頭都沒了的校長女兒。所有這些少年時代的經過全都想起，惟有巴黎女子到底穿些甚麼樣衣服的這一事，始終得不出清楚的印象。我想，我只要能想得起一件樣式作標準，或增或減，隨便給我的小陸畫一個圖，也未必不能對付；而將來作出來，也還不失為有“巴黎的”的意味。只是我那可憐的記憶力，始終不肯幫助我啊！

我於是用我的故技，找參考書來幫助我解決那困難的問題：因為我記得我手邊還有幾本關於研究法國近代畫的範本，那上面說不定有漂亮的女人呢。可是當其我把那範本翻開一看的時候，那裏面只有兩幅女人畫：一幅是立方體的東西，一幅是象徵派的東西，前者的衣和身子簡直是一個整的幾何體；後者簡直是四五塊顏色成了女人。



我此外還翻了一些有插畫的書，連王爾德的沙樂美都也翻過了。沒有，沒有，沒有我所要的材料！

結果我只有創造了。最初我是從那飛燕捲浪想起，一直想到以下的結果；這其間的經過是不用描寫的，因為描寫起來也太複雜了。我只說我所想的結果是：

一種水綠色的衣服，露胸，短袖，長呢過膝一二分，腰身是隨人的大小而定。下擺是取波浪的式樣一灣一灣的。沿着下擺，還滾一些深綠色的亮光花邊；彎曲的式樣，一如下擺的式樣；在這亮光邊上面，用黑絲繡三兩個小燕兒。這衣服最別緻的地方是在胸部還開了三兩排扭扣，都是折形的；這看似乎和滿清女子所披的雲肩差不多。袖口也採取這波浪的曲折式。此外便毫無出奇的地方了。

我照圖樣畫好，說明也作好以後，差不多已經

是夜深了。我實在疲倦得很。不過三年前，我在巴黎住的時候，還是一個最不會取媚于女子的男子，同學們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笑我的。想不到回了國來，我居然能為我愛人畫新妝的樣本；人生的轉變，真是奇特到萬分呵！

我把前前後後的事情想了許久，覺得人類甚麼才能都是有的：甚麼說謊的才能呀，創造的才能呀，沒有一個人沒有：問題是用與不用罷了。拉馬克的用進廢退的學說完全是對的。

我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非常之早的便起了床；我以為小滢一定會來拿衣服式樣的，不料她才沒有來。這事是使我非常詫異的。昨天才如此熱心地非要我找出那巴黎式樣不可，而今天她偏不來取了。莫不是她大病了麼？想到這一層，我心裏一陣急起來：但是我又不敢出門，我怕我出去了她來了反到不好。我只等着她，等到吃過午飯她還沒有來，我實

在不能忍耐了，我在我桌子上留了一張條子，我就一逕跑到她的學校女生宿舍去了。女僕告訴我說：

‘陸小姐！清早便出去了。’

我雖然對於她身體未甯的消息稍爲放了心，但她出去而不到我住處的事，終於丟不開。她到底那裏去了呢？他有甚麼意外的事件發生呢？爲甚麼不先來同我商量呢？這種種問題，盤桓在我的心中，使我一路上非常難過。我回了我的住處，真不知道如何處置我的身子的好。我在窗口望，門口也望望，完全看不見她的影子。

天快要黑的時候，我預備到她所不願意去的家去碰碰，看看她萬一有特別事回了家呢？我正要出門，她來了：累得連氣都喘不過來的樣子，第一句便向我說：

‘衣服樣子呢？’

——你看你！你吃一杯茶再說罷！

——噯呀。真把我累死了，跑了一整天！

——甚麼事呀？

——你還不曉得？虧了你讀了一輩子書，連報上的新聞也不曉得，你今天沒有看報？

——看了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曉得？十月十日，雙十節那一天，在皇城游藝會場開一個時裝賽會。算起來隔今天只有五天了，我想要把那飛燕捲浪式的衣服作出來去預賽。清早我看見報我就跑去定裁縫。不料所有作時裝的裁縫都給人定了，連一天空也剩不出來。我跑了這一整天。差不多把全城都跑完了，才找到一家。現在料子還沒有買。你快把樣子拿出來。我就要去，晚了恐怕來不及了。

——你稍稍坐一坐再說……而且，那張巴黎時裝的樣子昨天我沒有找着！

——沒有找着？唉？真的？

——但是我畫了一張……

——天啦，差不多把我急死了！畫了一張也就

好了；畫的呢？

——在這裏。我覺得，我實在告訴你說，這衣服如果作出來隨便穿，到還可以；是若預畫，恐怕要落選！

——怎見得？

——一則是這裏的裁縫未必作得好；再則是這裏人未必能賞識此奇怪的服裝？

——你不用管！你把樣子給我好了。

我把樣子給了她，我同時還略略地把作法向她解釋了一陣，她似乎很不能夠忍耐聽我的話的樣子，一遞去了。我看見她的頭髮在冷風中吹着；我忽然想起她今天恐怕還沒有吃飯呢。

最使我們詫異的是當前忽然又見着三件飛燕捲浪式的時裝，而樣子的大體是與我的圖案毫無差異的。只是還增加了一些小花樣，有一件彷彿有那浪頭的旁邊，綉了一小沙灘……小陸一見臉色都蒼白了。這事在我想，顯見得是她請的裁縫不忠

質，把樣賣給別人去了；然而我怕她將來去同她裁縫大鬧反為麻煩；我只好安慰她說：

‘不知道是誰方從巴黎回來把這樣式傳了別人；但是，我說句不幸的話，這一次比賽的結果，這飛燕捲浪式全部要失敗的。’

##### 五

時裝競賽會開會的這一天，因為是國慶日的原故，所以我的愛人，同我，同秋心，還有一位姓劉的朋友，我們有閒工夫到會場去觀覽一切。自然，在小陸方面是非去不可的，而在我方面，則不甚熱中，雖然她有一件所謂時裝，所謂巴黎的飛燕捲浪式的時裝，在會場中陳列預賽，但由我想來，那競賽的結果，我們一定是會失敗的。因為不但那衣服的式樣是由我一人所造不說，而且究竟為了經濟不大充裕的原故，那材料到底不甚高明！但是這些意見，當着小陸總也不敢說出來；甚至在表情露出來，也是不敢的。

我們一起到了會場。果然，紅紅綠綠地陳列不少的時裝；真是五光十色，看也看不清楚！不細研究，實在有許多是要煞匠心的作品；有好幾件衣服，我同秋心都佩服不置。我想：‘那飛燕捲浪式麼，一定會落選的！’但小陸則毫無此種意思。我一路看去，沒有一件她不愛的。‘俗氣！平庸！太沒有藝術價值！’這樣的詞語，她簡直是掛在口頭上隨便胡說。

秋心正想說話，意思想說明巴黎根本沒有這樣式；但我只看了他一眼，他就明白而止口了。小陸稍稍平靜一些說了：

“這樣式一定第一的；只是現在又有同樣的幾件，我那一件，至多只能攷第一中的丙等了。我是預備要佔第一甲等的！說時確確有把握的樣子。”

“好，能夠攷第一的丙等也就好了，古人說知足常足……”

我的她是很不耐煩聽我的老生常談，我們彼

此非常掃興地回了家。

過了幾天，那時裝競會的結果在報上宣佈了。我的愛人的那件所謂時，所謂巴黎的飛燕捲浪式居然名列第一丙等，完全不出小陸所料。

一切我都不奇怪：由一句謊語造成一件時裝的事我不奇怪：這樣怪物般的時裝居然能考第一的事，我也不奇怪。我最奇怪的是小陸預先就能斷定她的式樣會列第一丙等啊！‘對於衣著，要女人才了解社會的心理，’這真是一句格言呀！

一九二九，寫于南京。



歐羅巴文藝叢書

沙    甯	喬  訓譯	一元六角五分
我的童年	高爾基著	一元五角
結  婚  集	羅  子  合譯 杜  衡	一元二角
地    獄	成紹宗譯	一    元
哨    兵	杜  衡譯	一    元
白馬的騎者	鍾憲民譯	六角五分
婦人之夢	蓬  子譯	七    角
永別了愛人	周頌棟譯	一    元
漫郎擲實戈	成紹宗譯	九    角
死的勝利	勞  信譯	一元八角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